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

最近學潮的起源及其演變

(第三輯)

時代出版社編印

最近學潮的起源及其演變

第三輯

目次

一 復課的消息

(一) 南京

- (1) 中大商討復課
- (2) 音樂院繼續上課
- (3) 劇專已復課

(二) 上海

- (1) 復旦等校復課情形
- (2) 同濟新生院仍照常上課
- (3) 復課運動的展開

目次

目次

- (4) 各院校學聯決定休止罷課
- (5) 聖約翰學生繼續上課中

(三) 平津

- (1) 南開北大等校全部復課
- () 朝陽學院全部上課

(四) 其他各地

- (1) 河南大學力圖復
- (2) 浙大進行復課
- (3) 粵各校鼓誦如恆

二 煽動性的活動

- (一) 滬少數學生作煽動性宣傳
- (二) 上海少數學生操縱煽動學潮
- (三) 同濟學生宣傳被捕

- (四) 堅持罷課學生仍擬舉行請願遊行
- (五) 杭市學生遊行

三 不幸的衝突

- (一) 滬南大學學生互毆
- (二) 復旦仍有毆打事件
- (三) 大同復旦學生又互毆
- (四) 北平朝陽反動學生毆傷復課同學
- (五) 滬新建中學學生起衝突

四 陰謀的再發動

- (一) 共黨決定煽動學潮新綱領
- (二) 「抗聯」謀擴大學潮
- (三) 各地集京學生發動「六二」總罷課
- (四) 中大學生通過「六二」再遊行案

- (五) 南開等校準備「六二」遊行
- (六) 渝女師院決議「六二」罷課

五 鋤奸大同盟

- (一) 京市學生組愛國鋤奸大同盟
- (二) 京學生鋤奸同盟展開宣傳工作
- (三) 京市第一職校組鋤奸分會
- (四) 交大正義大同盟展開宣傳工作

六 各方言論

(一) 談話

- (1) 朱部長在參政會報告教育
- (2) 朱部長答參政員問
- (3) 教部邀中大等校校長商當前教育問題
- (4) 張部長厲生談解決學潮

- (5) 吳市長重申處理學潮步驟
- (6) 宣司令鐵吾談學潮
- (7) 顧頡剛談學潮
- (8) 徐炳昶談「反內戰」
- (6) 燕樹棠學對潮觀感

(二) 文電

- (1) 交大教授發表告同學書
- (2) 浙大校友書告同學復課
- (3) 菲僑生聯合會呼籲停止遊行
- (4) 浙各民衆團體聯名書告學生
- (5) 全國民衆團體通電請各同學珍重前途
- (6) 各地團體通電擁護維持社會秩序辦法
- (7) 京市教育會等團體爲學潮事發表文告
- (8) 筑市十六院校通電勸慰京滬平津各校

(三) 評論

目次

- (1) 保障大學生的讀書自由
- (2) 救護青年的學業
- (3) 恢復青年求學的自由
- (4) 政客退出學校
- (5) 垂泣告青年
- (6) 應迅速逮捕煽動學潮者
- (7) 學生確應懸崖勒馬了！
- (8) 回復理智
- (9) 爲青年學生說幾句話
- (10) 青年們應恢復理智
- (11) 論學生
- (12) 論「反對內戰」與要求和平
- (13) 政府底立場與暴動性的學潮
- (41) 論公費運動與喫光運動
- (15) 中大罷課前後

最近學潮的起源及其演變

第三輯

一 復課的消息

(一) 南 京

(1) 中大商討復課

A 五月二十七日上海前綫日報：

(本報南京二十六日專電)中央大學自治會二十六日晚召開系科代表大會，討論復課問題。

B 五月二十九日南京和平日報：

(軍聞社訊)自「五二〇」不幸事件發生後，各校學生稍具理智者，莫不同深扼腕，刻各地復課運動已熱烈展開，昨中央大學民主牆亦發現袁有富劉興業兩同學之意見，略謂：(一)在民主自由的高潮中，我們希望同學的言論能稍為自由一點，不能將自己相反的意見，一概橫加雜堪的名詞，使人不敢講話。(二)我們認為無限期的罷課，不是一種最妥善的辦法，因為這樣的罷下去，對我們本身的學業，犧牲太大，而且對國事并無補益，因此我們主張一面上課，一面繼續交涉。

C 五月二十六日南京中央日報

國立中央大學教授會，於昨(二十四)日下午三時，舉行全體大會，共到教授一百五十餘人，討論二十日學生請願所發生之不幸事件，該會將表示如何之態度。決議：對學生者有三點：一、派代表

慰問受傷及被捕學生；二、募捐（對像限於教授）款項作醫藥費，慰問受傷同學；出諸口頭方式，至具體辦法由教授會理事洽商；對政府者四點：一、對二十日不幸事件表示遺憾；二、請政府嚴厲懲處肇事員警，並保證以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三、呼籲政府對青年學生加以愛護；四、教授會仍將本前次宣言之五項要求，繼續與政府交涉，務期早日實現。

(2) 音樂院繼續上課

五月二十六日南京中央日報：

(中央社訊) 國立音樂院同學讀書空氣甚濃，該校主輔科均在繼續上課。

(3) 劇專已復課

五月二十九日大剛報：

(中央社訊) 國立劇專，於昨(二十八)上午開始復課，由張駿祥氏講授導演，下午專二班畢業公演之戲，「小城故事」，亦已開始排演。

(一) 上海

(一) 復旦等校復課情形

五月二十五日上海中華時報載：

A 復旦 復旦大學，昨日除少數學生未上課，及一部份教授未到外，大部份同學均仍照常上課。
B 交大 交大復課運動，昨已展開，各系科教授，亦同時向學生勸導復課，該校吳校長，昨日下午發

出佈告，希望學生勿往他校開會宣傳，并拒絕他校學生來校宣傳開會，並切望同學接受勸告，自下星期一起復課，另悉：該校「系科代表大會」前為聲援「南京事件」決定於本星期日（二十五日）絕食一天，惟事前并未徵求學生同意，致為大部份學生所反對，經向膳團負責人偵詢後，自治會已宣佈「暫緩絕食」。

C 大夏 據大夏大學息：昨日上午八時，有少數學生企圖煽動罷課，並封鎖教室割斷電話，主張上課之多數同學，咸表不滿，經組織「反罷課運動委員會」，貫徹上課主張，至下午即繼續上課秩序如常。

D 大同 大同大學學生，昨日已自動整理課桌，並撕去所有不必要之標語，準備明日復課，但仍堅決要求貫徹關於革新校政之八項要求，學生自治會同學，則仍留校辦公，全校教授，經同學分別訪謁，請求復課，多數均表接受。

E 光華 光華大學昨晨十時，突有校外學生乘卡車兩輛，前往張貼標語，散發傳單，宣傳罷課，並召集開會，其時該校同學正在上課，咸表示拒絕，該學生等即離去。

F 上醫 上海醫學院同學，昨日展開護校運動，宣傳復課并散發「告同學書」，及「告家長書」多數同學，均表響應，該校可望於一二日內復課。

G 震旦 震旦大學昨日上午有醫學院學生數十人，前往宣傳罷課，經開會討論後，大部份學生對南京不幸事體，表示遺憾，但反對罷課，故該校昨仍上課如常。

H 法政 上海法政學院昨亦照常上課，有少數學生發動響應「五二〇慘案後援會」，惟簽名者，為數

極少，該校自治會昨午三時，曾召集會議，商討維護本身學業，并保持該校光榮，決不採取罷課行動，并反對校外學生，前往該校宣傳或用壓力威脅。

I 上商 上海商學院一部份學生，響應「五二〇」慘案後援會，昨同學簽名罷課結果簽名者僅有百餘人，按該校全部同學，約四百餘人，某報前日載稱該校千餘學生開會響應罷課，實係誤傳，該校昨仍上課如常。

J 仁義 仁義中學前日罷課後，昨日大部份同學發動反罷課，並散發傳單，結果有四班上課，三班仍未上課。

(2) 同濟新生院仍照常上課

五月二十七上海申報：

國立同濟大學名義上雖已罷課將近一週，然新生院則仍照常上課，秩序亦頗良好。日昨該院反罷課委員會，並於大門上張貼「謝絕宣傳」四大字，以響來自校外之罷課宣傳隊。

(3) 復課運動的展開

五月二十六日上海東南日報：

(本市訊) 本市學潮經一週演變，昨日已有雨過天青之象徵，復課運動獲得廣大明智同學之響應後，安定力量正在積極展開中，大多數罷課學校，昨已紛紛開始作復課準備，此外若干日前在混亂局面下自動停課之中學及女校，亦以學潮漸趨澄清，均決定於今日起復課。交大昨日舉行教授會議後，各教授會聯合發表宣言。勸導學生遵照校方佈告，自今日起復課，滬江、大同二校，大部份學生昨

亦自動返校開始溫課，上醫各級長則定於今日召開會議，發起簽名復課運動，至於中學方面、民立、滬新、光實、格致等校，大部份同學，均堅決要求復課，可望於今日起實行，故預料今日起，除極少數學校或仍堅持外，其餘各校可望全體復課，惟另據記者探悉：一部份主張激烈之學生，仍冀阻撓復課運動，彼等昨日上午曾以「南京慘案後援會」名義，在暨大召開會議，決定向市府提出四項要求：①釋放被捕學生，②嚴懲兇手，③負責受傷學生醫藥費，④保證不再發生同樣事件，並決定如二十四小時內，不獲答覆，則將發動罷課學生赴市府請願。

(4) 上海各院校學生聯合會決定一律休止罷課

五月二十八日上海前綫日報

(本報訊)本市學潮情形，昨已好轉。各院校學生聯合會，決定自今日起，各院校一律休止罷課。該會代表五人，於昨日中午前往市政府，謁見吳市長，提出釋放前日暨南大同兩校被捕學生，及嚴懲前晚毆傷復旦學生之兇手等項要求，吳市長允釋放暨南大學學生，惟大同大學學生須各校上課後三日釋放。至於復旦大學學生毆傷事件，吳市長稱：尙未接獲報告。該代表等於一時許辭出，並於下午召開代表會議，決定自今日起休止罷課，俟吳市長答覆各項問題全部解決後，正式復課。

(5) 聖約翰學生繼續上課中

五月二十四日上海申報：

(本報特寫)學潮澎湃聲中，本市大部份大學，差不多都受到些波動，更有不少學校的學生因意見不同發生了衝突，直至發生毆打事件。惟有聖約翰大學却很民主地解決了「罷課」爭執。全校充滿

了自由氣氛，繼續很安靜的在上課。

前天下午一部份學生舉行演講會，由馬敘倫李平心出席演講。但是並沒有引起同學多大興趣。馬敘倫講了三個鐘頭的「智仁勇」，會場的空气很平靜，坐在後面的同學，不少在看小說。李平心扯到了這次南京學潮和反內戰的話題上去的時候，曾經遭遇到不少人的「噓」聲。

後來更有交大學生上台演講，邀請聖約翰參加「總罷課」，並且立刻產生了「五二〇案後援會」，參加的同學一共一百八十人。但是同時也成立了一個「護校會」。「護校會」在三百名同學的擁護下，決定反對罷課，但贊同發動捐款，慰問南京受傷學生。他們很民主的分別向全校一千八百位同學徵求意見，各自張貼標語，表示不同的立場和行動。護校會很幽默的在大門口貼上了一張告白：「敦請馬敘倫，李平心先生勿來校宣傳罷課，我們要安心讀書」。「五二〇後援會」為爭取羣衆，却宣傳說：「罷二天課，拖幾天，學分輕易的到手了」。「護校會」駁稱：「我們是來讀書的，不是盜學分。看滬江，看交大，罷課結束無期，學分反而渺茫」。

宣傳自宣傳，意見儘可以不同，但行動取決於同學，大多數同學不願意罷課，所以他們終是很安靜的繼續在上課了。

(三) 平津

(1) 南開北大等校全部復課

五月二十七日南京中央日報：

(中央社天津二十六日電) 天津南開、北洋、女師學院及耀華等校，於二十六日已完全復課，惟計劃中之「六二」罷課遊行，準備工作仍積極。

(中央社北平二十六日電) 北大、清華、燕京三校學生，今已全部上課，秩序甚佳。北洋平部、鐵路學院及朝陽三校，因各該校本身問題尚未解決，迄無復課表示，校方正在積極勸導中。

(2) 朝陽學院全部上課

五月二十九日南京和平日報：

(中央社北平二十八日電) 朝陽學院，於發生兇毆事件，一度陷於停課狀態，據悉：該院今日已全部上課，秩序尚稱良好。

(四) 其他各地

(1) 河南大學方圖復課

A 五月二十八日上海前線日報：(中央社開封二十七日電) 河南大學罷課風潮發生後，迄今已達二十四日，該校同學刻已組織護校團，要求早日復課，並散發告各界同胞書，提出三點意見：(一) 望同學應以讀書為主要目的，不要參加政治上的任何活動，來妨害學業，辦教育的，今後絕對驅除黨派在學校的活動。(二) 望工商界真能夠杜絕囤集居奇，操縱物價的漲風，進而促成國家的工業化，(三) 望農業崗位的同胞們，切實改善種子，勤於耕作，守望相助，墾荒造林，增加產量，更要利用科學，發展現代化的農業。

B、五月二十六日上海東南日報：（二十五日閉封電）河南大學農、工兩學院學生發起復課運動二十四日。竟被校本部一部份同學所阻，惟請求復課學生，現仍毅然爲護校譽與學業，而繼續努力奔走呼號。渠等表示不達復課與護校目的，誓不中止。

（2）浙大進行復課

五月二十八日南京益世報：（中央社杭州二十七日電）國立浙江大學，半數以上同學組織成立「反罷課護校行動委員會」，並發表慎重聲明謂：長期罷課，等於開除自己，等於自殺，從即日起，開始進行復課，並通過口號：（一）通過合法途徑，爭取我們的權利；（二）學校需要安定，社會需要安定；（三）不做任何黨的工具等。

（3）粵各校弦誦如恆

五月二十八日上海前線日報：（本報南京訊）據甫自粵抵京人士稱：粵省各大學，未受各地學潮影響，彼等深悉京市「五二〇」學生遊行事件，曾有電告全國同學，願我同學自愛自重，勿再受人利用，又悉：彼等反對醞釀之六月二日總罷課，嚴加抨擊，謂此乃不智之舉動。

二 煽動性的活動

（一）滬少數學生作煽動性宣傳

(中央社上海二十五日電)二十五日滬若干學校學生，以二五二〇慘案後援會之名義，分組宣傳隊數隊，分赴各區作煽動性之宣傳，貼標語，發傳單，呼口號，內容以一響應六一一總罷課為主題，各區警察奉令動阻，一部份學生即行散去，一部份學生則置之不理，警察依照戒嚴法令，執行逮捕，計黃埔警察局於上午十一時廿分在江西路河南路拘捕十二人，下午一時三刻在中正路外灘拘捕二十二入，下午五時一刻在廣東路外灘拘捕二十一人，老閘警察分局於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在芝罘路西藏路口拘捕十四人，下午零時三十分在北京路福建路拘捕十三人，共計八十二人，均已移送警備司令部辦理。

(二)上海少數學生操縱煽動學潮

五月二十七日南京中央日報：

(中央社上海二十六日電)滬市學潮今日原有好轉趨勢，然現又因少數學生操縱煽動，前途仍難樂觀。吳市長二十六日午，赴交大答覆學生代表要求時，學生方面曾保證祇須所提要求能獲答覆，罷課各校可一律復課，吳市長所作答覆，學生均表滿意，同時警備部日前所逮捕之學生，亦已全部釋放，如學生方面能履行諾言。罷課各校二十七日自應一律復課。惟各校堅持罷課之學生代表，二十六日在交大開會，仍通過定於二十七日晨八時舉行請願遊行，因此政府當局雖力持寬大態度，以求學潮平定，而學潮前途由少數學生之操縱煽動，仍難樂觀。

(三)同濟學生宣傳被捕

五月二十七日上海前錢日報：

(本報訊)同濟大學於昨日仍有學生分隊至各區宣傳「反對內戰」，其中一隊在山東路福州路口仁濟醫院附近宣傳，並散發傳單，老閘分局得報，即派員警前往勸阻。當場將學生尤開釐二十歲湖北人，潘盛年二十歲湖北人，梁樹林十九歲湖北人，張金紀十九歲湖北人，王正槐十九歲湖北人，王權聰十九歲四川人，張健純二十歲四川人，尤谷貽二十歲湖南人，曾貴楨二十一歲四川人，孫容康二十歲湖南人，劉守沛二十歲四川人，黃偉二十歲湖南人，孫存樑二十歲四川人，周達孝十九歲四川人等十六名拘留，隨即移解總局偵訊一遍，仍發返該分局着令交保釋放，後至八時許由該校校長陳志霖備函該分局具保全部釋回。

(四)堅持罷課學生仍擬舉行請願遊行

五月二十七日上海和平日報：

最後消息，本市學潮，昨日原有好轉趨勢，吳市長昨午赴交大答覆學生代表要求時，學生方面會保證：祇須所提要求(見吳市長向記者報告)能獲滿意答覆，罷課各校明日(即今日)可一律復課，吳市長所作答覆，學生均表滿意，同時，警備部前日所逮捕之學生，亦已全部釋放，如學生方面，能覆行諾言，罷課各校，今日自應一律復課，惟各校堅持罷課之學生代表，昨晚在交大開會，仍通過定於今晨八時，舉行請願遊行，因此，政府當局雖力持寬大態度，以求學潮平定，而學潮前途，由於少數學生之操縱煽動，仍難樂觀。同濟、復旦、普專、商船及暨南等校一部份堅持罷課學生，昨午聚集

暨大，擬於下午出發向市府請願，治安當局，派軍警前往勸阻，學生拒不接受勸告，若干學生，初則謾罵，繼則企圖衝出，并向外投擲磚塊等物，雙方僵持達八小時之久，晚間暨大李校長，出面與治安當局會商處理辦法由李氏負責保證，暨大於今日復課，軍警始全部撤退。

(五) 杭市學生遊行

五月二十二日南京中央日報

(中央社杭州二十四日電) 杭浙大、英大、之江、醫專、市中、杭高、安定、浙大附中、大中學、生二千餘人，今日下午一時半在浙大集中，分糾察、宣傳等組，出發遊行，高呼提高教育經費，嚴懲南京「五二〇」事件兇手等口號，由浙大全體學生前導，并高舉巨幅彩色漫畫多張，內容多以「反對徵兵徵糧、停止內戰、保障人權」為主；醫專學生并攜帶全部担架及紅十字箱參加；浙大學生同時組宣傳小組四隊，到處街頭演講，宣傳組亦到處以有色油墨大做其漫畫宣傳，情況十分緊張。治安當局除在交通要道對秩序嚴加維持外，其他地方均一任隊伍自由遊行，至三時始返浙大休息。

(中央社杭州二十四日電) 杭各大中學生二千餘人遊行，其中浙大及附中佔三分之二，英大約三百餘人，醫專百餘人，之大不足百人，各中學參加者，僅四百餘人，其中杭高佔二百餘人。杭全市各公私立中學校，現有學生共一萬四千人。事前浙大自治會雖曾赴各校宣傳，但極大多數均不接受宣傳，故參加者亦寥寥可數。

三 不辜的衝突

(一) 滬兩大學學生互毆

A、二月十四日南京中央日報：(本報二十三日上海電)復旦大學學生自治會今日下午召開全體大會，磋商如何響應南京五二〇事件及發動六二罷課罷工罷市問題，當場因有一部同學不贊成此項行動，雙方引起激烈辯論，表決時，大部份同學均加以反對。主張罷課者見目的不達，乃老羞成怒，與反對罷課同學發生語言衝突，繼而大打出手，一時秩序混亂，桌椅齊飛，四時許，憲警聞訊，乃派隊前往彈壓，一場毆鬥始暫告平息。當場重傷者有嚴重則、姚孟涵兩人，輕傷者李懋興、蘇長庚、方豪偉、陳筱傳等四人。警局以渠等妨害地方秩序，擬將兇手帶局，惟學生方面拒不接受，雙方相持甚久，情勢頗有緊張，吳市長聞訊，當即冒雨驅車前往，會同章益校長商討解決途徑，九時半，事件始告一段落，兇手劉益風、凌友賢、張恆昌、曹泉、呂幼威等十一人由警局送交地方法院訊辦。

B 五月二十四日南京中央日報：(本報二十三日上海電)上海法學院今日又發生互毆案，緣今晨一時許，一部份學生在校中圖書館開秘密會議，準備今明兩天內舉行示威大遊行，商討響應平市學生六日二日之罷課罷工罷市運動事宜。當會議進行之際，又有一部份學生前往勸阻，反對罷課遊行，雙方因意見不合，由口角而動武。警局聞訊，即派員警前往，以學生舉動違反戒嚴法第九條，並犯有煽動罷工罷市罷課及打架等罪名，當將違法學生李舒溪、楊輝、湯克非、禹孝儒、周祖基、夏蔚、蘇淑芬、

屈原等十一人逮捕，送法院究辦。三時許，該院學生一部前赴警局，要求將被捕同學釋放，警方以渠等犯法屬實，當即加以拒絕。

(二) 復旦仍有毆打事件

A 五月二十六日南京中央日報：(本報二十四日上海電)復旦大學今日又發生毆打事件，學生程錦堂因撕去罷課標語，爲另一學生戴慕生毆打受傷，校方以戴生屢次行兇，毆打同學，當即送交訓導處禁閉，將依校規嚴加辦理。

B 五月二十六日南京中央日報：(本報二十四日上海電)復旦大學安徽同鄉會、祖國社、自由風社、復流社等十一個單位，今日成立「五二三血案聯合後援會」，對於昨日毆打事件，決議依法起訴，要求懲辦兇手。此外並發表告全體同學書，略謂：自治會爲少數人所把持，不准他人發表意見，如昨日開會時，嚴重則、姚孟涵兩同學因反對罷課而遭毆打。末並向校方提出三項要求：(一)維護復旦民主作風。(二)懲辦肇事兇手。(三)保證同學安全。又校方今日下午三時召開校務會議，對目前情形作下列決議：(一)立刻復課，並請各教授負勸導之責。(二)因「五二三」事件被捕之學生，校方應向警局交涉保釋，惟法律上責任部份，仍聽候司法機關依法處理。(三)今後如再發生毆打事件，校方應查明責任，嚴懲兇手。

(三) 大同復課學生又互毆

五月二十七日上海東南日報：（本市訊）大同大學昨日上午十時，因討論「彈性罷課」問題，遭多數學生反對，致引起互毆，并有四人受傷，江甯路警察分局聞訊，派警趕至，當將肇事及受傷學生共十二人帶局訊辦。

復旦大學被捕學生，於昨日下午釋放返校，該校堅持罷課學生，於舉行歡迎會後，竟羣將主張復課之同學多人痛毆，引起全校正義同學之公憤。

（四）北平朝陽反動學生毆傷復課同學

五月二十七日南京和平日報：

（中央社北平二十二日電）朝陽學院今（二十二日）晨復課，少數共黨份子爲阻止同學上課，以手槍、手杖、木棍爲武器，圍擊步入教室學生，企圖擾亂秩序，危害治安。於上午九時許，擊傷同學三人。十時該少數共黨份子見仍有同學繼續上課，復煽動同學二十餘人，再度毆擊毒打，復以手杖猛刺，並鳴槍示威，全校秩序頓形大亂，又傷八人，兩起受傷者均由校方送往同仁醫院。記者前往探視，受傷者爲甯誠然、李琦、史蘭田、邵守重、崔桐柱、高義儒、祖文高、曹邦鎮、張明愚、王開社、蔣清良等十一人，甯曹兩人傷及腰部，勢已垂危，記者復趨該院，常見被共黨份子驅逐門外之上課學生多人，此時徒手靈兵警察趕往維持秩序，本市治安當局湯局長永成、倪處長超凡、歐陽團長向成、總隊長其志等，亦親往視察。午後二時該院共黨份子以自己肇事，圖越牆逃走，警察將跳牆之六人捕逮，被打學生乃往地方法院告訴。地方法院即請治安機關代爲傳拘毆人兇手到案，警局第三分局長湯

恩祿，督察長修榮切等，奉命赴該院傳訊肇事學生，該少數共黨份子，復煽動一部學生關閉大門，拒其入內，繼允許進入校門，但對進入人員大肆辱罵，當由該院祕書長王鎮遠與楊修諸氏商討傳訊兇手交案，王氏即報告該院石院長志泉請示辦法。石氏據報後，即赴行轅謁李主任洽商辦法，尙未返校之際，學生竟將楊修諸氏團圍圍住，一爲首學生高呼警憲不應該到學校傳訊兇手，學生亦不願派代表與立於街頭之湯局長等討論傳訊兇手事件，王祕書長乃出校門與湯局長等接洽，湯氏當表示治安當局有保障人民安全之責任，既有學生被毆受傷，自應依法予以保護，兇手應受法律之制裁，故打人學生應即解交法院，聽候法院之審判。王祕書長表示，校方於去年即知有少數不法份子潛伏校內，攜帶才槍手杖者二十餘人，惟迄未查出何人攜帶。並稱此批學生不可理喻，商談良久，於晚八時湯局長、倪處長、歐陽團長等由王祕書長陪同赴該院解決，並保證安份求學者之安全，僅須將現行兇手交出，但商談許久，並無結果。至晚九時，湯倪兩氏對記者稱：現爲顧全大局，經請示行轅結果，已請石志泉院長返校與該院王祕書長負責將現行犯兇手查出，於明晨交至警局，轉解法院究辦。

(五) 新建學生起衝突

五月二十五日上海中華時報：

本市各大中學罷課風潮，昨仍未解決，且有變本加厲之勢。昨晨十時，威海衛路成都路口之新建中學，又因學生間爭執罷課與不罷課問題，兩方致起衝突，發生互毆情事。當由該校報告新成分局，派員前往維持秩序，並當場將正在毆打之學生史久糧，章志澄，祝文廷，鍾經慧，（女生）劉振國，

汪進祥，周成標，林國良，陳振聲，等男女九人拘留，其中除史，章兩人爲反對罷課者外，其餘均爲主張罷課之學生，對是案如何處置，該分局正向總局請示中。

四 陰謀的再發動

(一) 共黨決定煽動學潮新綱領

五月二十六日南京和平日報：

(本報上海二十一日專電) 共產黨及其外圍幹部，因近日不能前往各學校煽動，昨日午後四時在某處召集各校「職業學生」密議。聞已決定煽動學潮新綱領：茲探得其密計於後：(一) 成立聯繫感情之機構，每日交換各學校之情報；(二) 各學校一律加強宣傳，以期達到「六二」全國總罷課目的；(三) 用「直接行動」對付青年團各份子，造成鬥毆，以資威脅；(四) 趕速籌發槍支，以便乘大罷課機會造成「慘案」；(五) 爭取同情份子，尤其注意同情教授之聯繫。(卿)

(二) 抗聯謀擴大學潮

五月二十九日南京中央日報：

(中央社上海二十七日電) 據學生界傳出消息：「上海市學生抗議美軍暴行聯合會總會」，曾於五月十日在麥倫山學舉行工作檢討會議，首檢討上次會議決定之新工作方針執行情形，結論認爲：

(一) 大學部份：○爭取復旦，暨南自治會成功，爲「抗聯」工作深入之一大收穫。○領導各校同學個別爭民主和要求改善學習環境的鬥爭，已在開始，應相互呼應，俾能持續擴大。(二) 中學部份：「反會友聯」業已成立，情形良好。次對擴大學運決定如次：(一) 經濟危機所引起的社會動亂已達高潮，舉運有利時機已經到來，應該堅決把握，使新鬥爭從「生活鬥爭」開始，轉到「反內戰反獨裁」運動上面去；(二) 運動開展後，要把握高潮，堅決突進，在高潮中產生全國性的，首先是京滬杭區的「學聯」，以領導今後長期的鬥爭。最後交換對內戰是否延長問題的意見，決定今後應加強時事教育，鼓勵同學對時局的信心。按：「上海抗暴聯」一方面尙代理「全國學生抗暴聯」之職務，目前對外已祕密。

(本報訊) 傳共產黨擬定之「反戰日」——六月二日，即將屆臨，該黨所策劃之總罷課、罷市、罷工，及暴動愈形活躍，所派來京二千餘暴徒，已部分混入市區，分別扮爲小販，或難民，乞丐，在各機關附近兜溜，或混跡公共場所，意圖刺探情報覓尋暴動路線。據聞渠等計畫中，除屆時製造擾亂社會秩序事件外，特着重於煽動學生遊行，俾於學生羣中製造慘案。蓋「五一〇」學生與警察衝突事件，曾引起部分學生憤慨，渠等即圖利用青年之此項衝動心理，於「六一二」製造更大之慘案，冀可激起全國青年之行動，擾亂社會秩序而遂推翻政府之陰謀。記者會以此問題就詢於某政治學名教授，據談：渠對醞釀「六一二」罷課遊行之學生，甚感惋惜，因此部分學生甘心爲共黨尾巴，參與陰謀，缺乏理智，受人利用。對此甘爲共黨尾巴之份子，固不必談，但部分受利用之學生，以純潔之身，憑血氣之勇，而自棄學業，爲人利用，實可惋惜。某教授更舉例告記者：五月二十日與警察衝突者，但關係遊行之

學生，而未聞爲領導遊行之學生，顯而易見，造成行動事實者爲熱烈之羣衆，而主策其事者，則匿居幕後，蓋此爲共黨之一貫手段也。

(三) 各地集京學生發動六二一總罷課

五月二十八日上海東南日報：

(南京二十七日電) 傳各地集京學生代表二十六日在中大議決，發動各地學生於六月二日實行總罷課。

(四) 中大「學生」通過六二一再遊行案

五月二十九日南京評論報：

(邊聲社訊) 中大學生於二十七日晚八時在丁家橋該校醫學院飯廳，開系科代表大會，出席各系，科代表一百三十餘人，由黃鶴禎主席，討論遊行請願等項問題，當場決議如下；(一)「六二一」遊行是否仍進行案，經表決以一〇三票對五票，通過遊行。(二)宣傳工作中系科代表全權動員全體同學參加。(三)由自治會推派代表慰問邵從恩。至三時一刻始行散會。

(五) 南開等校準備「六二一」遊行

A、五月二十九日南京和平日報：

「中央社天津二十八日電」天津南開大學等校學生對「六二」遊行之準備工作，仍未放棄進行，各校當局仍不斷勸阻中。南開北洋等七校，恐將勸阻無效，決致電華北各軍政首長，如屆時學生終仍外出，希加保護。

B 五月二十九日南京中央日報：

（中央社天津二十八日電）南開學生，昨日致函李宗仁主任，表示在六二反內戰日齊起罷工、罷戰、罷教、罷課，罷市，以達反飢餓反內戰之目的。

（六）渝女師院決議「六二」罷課

五月二十六日上海前綫日報：

（中央社重慶二十四日電）九龍坡國立女師院今罷課，其藉口為援助「五二〇」血案，其口號為「反內戰」「反飢餓」，主持者仍為今春「抗暴」運動首要份子汪懽榮等。此次學潮發動後汪等即至砂磁區煽動，但無效果，乃於昨晚在女師院召開同學會議，決定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罷課三日以為倡導，同時決議以「六二」為「反內戰日」，罷課一天。今日汪等於實行罷課後，再派代表至重大等校要求響應。

五 鋤奸大同盟

(一) 京市學生組愛國鋤奸大同盟

五月二十五日南京和平日報

(本市訊)本市各學校學生鑒於邇來有少數反動份子企圖煽動學生罷課遊行擾亂社會秩序，以遂行其暴動之陰謀，爰發起愛國運動，並組成愛國鋤奸大同盟，全市三十餘學校俱有代表參加，籍以維護學業，驅除奸黨亂入，維護黨法，建設國家，並一致通過發表宣言，茲探錄其全文如下：我們都是純潔的青年學生，我們愛我們的國家，我們更愛我們國家的元首，我們珍惜我們的生命，我們更珍惜國家民族的生命，我們愛我們的前途，我們更愛國家民族的前途，我們反對暴亂，我們需要安定，我們決不做陰謀者的政治工具，我們不惜用我們的生命，來維護國家民族的生存！

如果我們的熱血還沒有凍結，我們的良心還沒有消滅，當我們看到陰謀者煽動的學潮。我們內心裏實在有無限的悲憤與痛恨！

自從共產黨「地下路線鬥爭綱領」揭露以後，共黨和牠的尾巴們的陰謀詭計，早為全國人士所洞悉，在南京放火的把戲，大家或許還沒有淡忘；而現在製造的學潮，又由增加副食費，增加公費名額，變質為反徵兵、反徵糧、反內戰、反政府、罷課、罷工、罷市、製造流血慘案的暴動陰謀，共黨們正在夢想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以武力攆奪政權的形勢，能重見於中國，所以當前的學潮，已經不是單

純的學生運動，而是一種禍國殃民暴亂政治的開端。

我們是擁護真理的，我們反對一切違法的行爲，來擾亂社會的安甯，威脅國家的生存，我們需要民主，但是，民主是不能離開和平與合法來談的，離開和平與合法的人，是暴徒；離開和平與合法的行爲，是暴亂。我們擁護政府依法來懲治暴徒，制止暴亂，以保障人權，現在陰謀者們高呼「反對內戰」，對這個問題，我們先應該清算內亂的責任，共產黨二十年來的叛亂，使國家遭到空前的浩劫，最近復關閉了和談之門，想用武力來攫取政權，所以我們要反對內亂的話，應該向共產黨去要求。我們很同情這次執行受傷的同學，他們是無辜的做了陰謀者的犧牲品，同時我們對因執行國家法令而遭受毆擊受傷的警員，表示無限的敬意，最後，我們提出幾個口號：

- 一、請同學們看清共黨民盟的陰謀。
- 二、請共黨民盟不要再利用學生。
- 三、反對罷課，反對暴亂。
- 四、開除搗亂份子。
- 五、學業第一，國家第一。
- 六、請政府維護社會秩序。
- 七、請政府肅清匪亂，安定民生。
- 八、匪亂不平，人民不得安居。
- 九、維護憲法，愛護國家。

十、愛國的同胞，團結起來。

(二)京學生鋤奸同盟展開宣傳工作

五月二十六日南京中央日報：(本市訊)本市學生所組愛國鋤奸大同盟，近所發宣言，深得一般愛國學生及正義人士所擁護。昨日該同盟盟員分赴各校及本市保中聯誼會，展開宣傳工作，張貼標語，演出話劇。該同盟正擬以合法方式向參政會請願，並上書國民政府，請求清除奸黨，安定社會秩序，以維護國家生存云。

(三)京市第一職校組鋤奸分會

五月二十六日南京中央日報：(本市訊)京市立第一職業學校全體同學，鑒於近來奸黨份子企圖煽動學生罷課遊行，妨礙學業，實非淺鮮。茲為安定學業起見，特響應愛國鋤奸大同盟，羣起簽名，組織分會，情緒至為熱烈。聞該校并將組織宣傳隊，聯合各中學一致行動，發表宣言，以擴大宣傳。

(四)交大正義大同盟展開宣傳工作

五月二十六日上海東南日報：交通大學正義大同盟，為反對少數挾持多數，號召同學復課，工作甚為積極，響應者亦日多一日，昨(二十五)日該大同盟整日展開宣傳工作，發表宣言，敬告師長及告同學家長書，希望各同學警覺，勿為少數陰謀份子所利用，重視學業，即日復課。

宣言全文

正義大同盟之成立，蓋肇於目前校內陰謀份子之囂張，一人倡亂，萬人不甯，爲國家，爲學校，實亟應有以制裁之。

試回溯吾校自返滬以來，三日一運動，五日一罷課，我同學幾曾有一日安心讀書？吾等來交大求學，受國家栽培，試問國家所期望於吾儕者爲何？同胞所期望於吾儕者爲何、一言以蔽之，曰：「希望你們好好讀書。」

十年以上的教育，應該使一個人有熱誠的腸，冷靜的眼，單純的心，複雜的腦，我們要管自己的事，我們的立場始終如一，客觀地積極論事，不論人，不論黨派，對於學校，我們只知護校，對於國家，我們只知愛國，護校愛國，便是正義，正義之所在，便是我們爲它戰鬥喋血的堡壘。

護校運動，全體一心，功績輝煌，但是誰要爲山九仞之際，再把有五十年光榮歷史的學校推進火坑裏去，我們就要問這批「校奸」算總賬，母校之榮耀是校友五十年以來「護校」之所積，不是五十年「動亂和陰謀」之所聚，交大歷史上不乏轟轟烈烈爲正義前導之運動，諸如五四運動，五卅慘案，護權運動，俱皆大義警衆，都是既「護校」又「愛國」的，但是就未見有如今日之動亂陰謀者，護校乎？毀校乎？

六 各方言論

(一) 談話

(1) 朱部長報告教育

五月二十六日南京和平日報：

(中央社訊) 教育部長朱家驊昨日上午出席參政會第九次大會，作教育報告。原詞如次：

教育部門的書面報告，已分送各位先生，請求指正，現在的口頭報告，側重於目前教育上重要問題的說明。

在未提出各種問題以前，先就教育復員工作作一簡單的敘述，教育部對教育復員，是本着三十四年秋在重慶舉行的全國教育善後復員會議所定的原則辦理的，即是一方面要恢復教育的常態，另一方面要趁復員的時機，作初步的合理調整，尤其對高等教育要改正戰前的畸形發展，不要再使內地的學生進大學，非到平津京滬一帶不可，不要使由廣大農村來到大都市的子弟，學成後不想回到內地去工作，而是要設法求教育和農村社會脫節，來適應全面建國的需要。截至現在，教育的復員工作，歷盡了難以想像的艱困，因得各方的協助及教育界同人的堅忍努力，大體上算是完成，各級學校均已開學上課，抗戰期中停辦的學校大多恢復，收復區的學校接收和調整亦告一段落，學校的合理分佈，也

做到了一部份，這些詳細經過的情形，已見書面報告裏面。

以下說明目前教育上各重要問題：

一、教育經費問題

國民大會重視教育經費，在制定的憲法第一百六十四條中說：「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在中央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十五，在省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二十五，在市縣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三十五」。三十五年度之國家總預算中，教育文化部門的支出，除了復員費六百億外，佔百分之二，〇六，計四百七十九億八千九百四十九萬九千元。本年度爲百分之四，〇七九，計三千八百二十一億八千〇八十萬元。至各省縣市的大約居其總支出的第二位，自去年財政收支系統辦法變更後，地方教育經費更感困難，如有的省份已將國民學校經費不列入縣市預算內，而令鄉鎮保甲自籌，不論中央或地方，教育經費的不敷，確是事實。但衡諸目前國家財政的實際狀況，負擔已覺不小，儘管如此，對於教育經費的合理需要請求追加，政府都特別考慮，雖然國家財政萬分困難，而教育經費仍在增加，我們對於教育經費自然應該多方設法逐漸增加，期能符合實際需要，如欲達到憲法上所規定的標準，還須期諸憲政實施的時候。

二、教職員待遇問題

從事教育人士生活的清苦，也是鐵一般的事實，而清風亮節維持於不墜，艱苦備嘗，課業始終撐持，只有建議，沒有怨尤，這種衛道而勇敢犧牲的精神，深值我們敬佩。我個人以職責所在，實最感不安的，各級教育人員的待遇，必須力求改善，確屬刻不容緩，本部已在趕緊繼續設法中，例如大學

教授的待遇，除與公務人員相同者外，雖然還有學術研究費的補助，（最高額原為五萬元，本年四月份起，先調整為十五萬元，繼調整為二十五萬元），雖然教授的薪額不像公務人員的須受銓敘的限制，而由學校就學術地位和年資來伸縮核定，然大學教授的薪額，最高未超過六百元，任教二十二年者亦不例外，似可在官等官俸表規定限制內，酌量將限額提高。同樣，服務於中小學校的待遇，亦應為適當的調整，我們總希望能夠做到安貧以樂道，共同維護這教育的百年大計。

三、學生公費問題

公費的辦法，原是抗戰中為顧及退至後方學生的家庭經濟接濟隔絕而定的臨時權宜措施，勝利後本應取消，但政府仍體念學生家庭經濟容或尚有困難，仍予維持，給予公費的意義，不外乎救助清寒及獎勵好學而成績優良者，普遍的公費待遇，在世界各國皆無此例的。現在在預算上本部主管的中等以上學校公費生共有十三萬名，建設人員訓練班科公費生三萬五千六百名，及救濟失學青年公費生二萬七千名，共計十九萬二千六百名。公費生的待遇，除每人每月二斗三升食米，係按照學校所在地米價發給外，其副食費係比照公教人員生活補助費基本數七分之一計算。例如京滬區學生公費，除食米照舊外，副食費近已由二萬四千元調整為四萬八千元，以後並隨公教人員待遇每三個月調整一次原則而繼續調整。查依照原預算公費的支出已佔教育預算總額百分之十三，七強，計達五百二十三億八千四百八十萬元，公費的發給向來提早一個月，亦無不啣接情事，政府的苦心如此，而今日入大學的負擔最輕，入中小學反較重，這種縱欠平衡的公費制，在一般社會經濟環境未改善以前，政府尚不考慮改變的。

四、教學的設備問題

我國學校及學術機關的設備，原甚簡陋，抗戰中遭受了莫大損失，戰後補充亦感困難，經過了年來的努力，教學的設備逐漸補充，勉強應用。如教科圖書的缺乏，經不斷與出版界商定辦法大量印行供應，原版西書雖格於國際著作權協定的規定，不能任意翻印，然亦有數次向國外訂購及募集，分發各校。實習儀器亦儘可能購置，日有增加。本部近已擬具充實教學設備意見及緊急措施經費計劃，包括外匯，務期於最近不斷使各校及學術機關設備增加。至於校舍等的增加修建，亦同時更進一步的設法，政府對此，極為重視，不久可望逐項實施，上面所報告的經費、待遇、公費、設備四個問題，原是教育行政上事務性的問題，在戰前處理起來不感困難，到現在，不論在本部、各教育機關或各學校，須耗去大部份的時間和精力。因而難免影響了純粹教育性的和研究性的工作，這是莫可奈何的缺憾。

(2) 朱部長答參政員問

五月二十七日南京中央日報：

(本報訊)教育部朱部長昨(二十六)日於參政會中答覆有關最近各地學潮起因之詢問，簡誌如下：

- 一、中學會考及大學總考都是原有的制度，中學會考自二十二年實行以來，即在戰時，亦未停止。大學總考創於抗戰中期，去年今年皆因復員關係，由各校依照各該校實際情形斟酌辦理。
- 二、中學男女分校之原則，係民國十七年第一屆全國教育會議所決定。

三、英士大學設校金華，爲全國教育善後復員會議之決議。

四、交通大學問題本人與吳校長迭經發表聲明，所謂改名併院等等，純屬訛傳，本部確無此意。

五、中正大學創設於戰時，設備不周，且因生補費分區關係，教授延聘較難，該校學生遂以設備不足師資欠優責難學校當局，此乃約兩月前之事。

六、湖南大學之改名爲岳麓大學，乃由於湖南教育界先進及省政府王主席之提出，繼詢諸胡校長亦表贊同，本部並無成見。

七、湖北師範學院創設於戰時，勝利後亦本教育善後復員會議之決議，設校江陵，該校學生雖一度至漢口要求遷校武漢，經已勸導平息。

八、北平師範學院請求恢復爲大學事，經迭次說明，北師大在教育上甚有歷史，抗戰期間，遷移西北，改爲西南師範學院，勝利後，員生要求將蘭院移回北平，本部乃在該校舊址，將其恢復，稱爲北平師範學院，并定將來擴充成爲一完善大學。

九、私立天津工商學院，就學制而言，自不宣成立文學院，現該學院請求改設爲大學，正在辦理改大學手續中。

十、國立中山中學，於勝利後即遷往瀋陽，本部迭令速遷長春，惟因軍事影響，致未實現，一俟軍事許可，即可遷往。

(3) 敎部邀中大等校校長商當前教育問題

五月二十八日南京和平日報：

(本報訊)教育部朱部長家驊及杭次長立武，田次長培林於昨日下午五時在該部大禮堂邀請南京專科以上學校校長及中央大學各院系科主任茶敘，商討勸導學生復課及當前教育上各種問題。出席者有中大校長吳有訓，政大教務長陳石孚，金大校長陳裕光，音樂院院長吳伯超，樂專校長孟心如，劇專校長余上沅等及中大各系主任羅廷光、江良規、鄭集、劉慶雲、何聯奎、蕭孝燦、何義均、孫本文、歐陽叢、袁伯樵、孫光遠等七十餘人，朱部長以充滿感情之語調懇切致詞：

此次學潮之演變，使整個教育界社會深感不安。學生之要求及行動認為確有越軌的地方，但是大多數學生的心理是純潔的，因青年理想太高，易受外來之刺激，以致一舉一動，未能盡訴諸理智，亦為歷來學生運動所習見。本人早年亦曾參加青年運動，對青年之心理，深能體察，故自此次學潮初起，即本教育方法諄諄開導，冀消弭於無形，現風潮雖已暫趨緩和，而隱憂堪虞，故特請教諸位先生，協助勸導學生即行復課。

本人恭長教政，未能防患於未然，使學生有深刻之認識，正當之趨向，致演成瀾漫之風潮，撫衷循息，疚愧無已。而學潮發生之後各校情況，益加動盪，使諸位先生在教學上更增困難，尤覺抱歉。但是學生在求學時代，主要為研究學問，充實智能，現暑假已近，學程即將結束，自己之學業，尤不可荒廢。

即論目前政治，雖未能盡達學生理想，使青年抑鬱苦悶，但我以積弱之國家，經八年之苦戰，社會之不安，與經濟之困難，勢難倖免，本人深信政府之一切措施，都是向青年之理想去做，換言之，即政府處處尊重民意，博採輿情，奈因實際與環境之困難重重，自不能立刻達到青年之理想境界，惟

青年學生不必花費寶貴之時間，去作奔走呼號之行動。

中大爲首都之最高學府，諸位先生服務教育界之歷史，甚爲悠久，過去在抗戰期中所表現之堅苦犧牲精神，尤爲舉國所欽佩，諸生所景仰。本人獻身教育工作亦達三十餘年，對於學生，絕不立於對立地位，凡在教育上，本人職責所在，無不竭其棉薄，力求妥善。以往種種，皆諸位先生之所深知，仍望勸導學生發揮理智，忍受艱難，共同渡過此艱苦之關頭，俾全國教育，均能在安定中求進步。至禱！至盼！

朱部長致詞畢，中大教授鄭集、歐陽書、劉慶雲、袁伯樵、江良規、孫光遠等十餘人相繼發言，各抒已見，對學潮之起因、經過、及解決方法，敘述甚詳，亦並表示協力勸導學生從速復課。茶會直至八許始散會。

（中央社訊）國立中央大學校長吳有訓，訓導長劉慶雲，私立金陵大學校長陳裕光，訓導長袁伯樵，總務長倪青原，國立樂學專科學校校長孟心如等十五人，昨日上午十時於中大校長室舉行座談會，分別報告各校學潮演變現狀，會中并無任何硬性之決定，與會者一致希望學生早日恢復常態，全部復課。

（四）張厲生談解決學潮

五月二十七日南京中央日報：（本報訊）內政部長張厲生氏對當前學潮，發表談話謂：目前學潮已漸趨複雜，內容已非如昔單純。政府固愛護學生，然爲維持社會治安，則職權範圍內應作權宜處置。如逾越職權範圍之任何行動，自當隨時予以糾正。張氏并認爲欲解決當前學潮，單方面由政府負責

，似感不足。亟需社會人士羣起努力發動正當輿論，以共同謀求合理之解決途徑。

(五) 吳市長重申處理學潮步驟

五月二十四日上海東南日報：(本報訊)吳市長爲維護本市四百萬人民之安全，昨日上午十一時復接見記者，發表處理同濟、大同、法學院及上海醫專等校學生經過，並強調凡有違法行動，決依法制裁，其談話如下：

(一) 法學院學生前晚發生學生互毆事件，其肇事原因有少數學生公開提出主張罷工罷市之計劃，而被大多數學生所反對，致發生衝突，當時有學生被毆受傷，前往警察分局報告，並揭發少數人之計劃，業經警局逮捕十一人，彼等對於煽動罷工罷市並不否認，故已將此十一人移送法院，依法辦理。蓋罷工罷市將使四百萬市民受莫大之損失，而強迫他人罷課，實妨礙他人之自由，此少數人將其本身利益看得高於四百萬人之利益，實違反戒嚴法，妨礙治安條件，決依法辦理。

(二) 同濟大學新生院前日業已自動復課，昨日突有外來學生四十餘人，向該校宣傳罷課，並用威脅之口氣聲稱：如不罷課，擬加制裁。此種舉動，完全不講民主，且妨礙他人自由，學校當局會請求警局加以保護，業已下令江灣保護該校，以後如有此項情事，定予究辦。

(三) 大同大學少數人佔據校舍，前日曾令葛參事前往勸導，未予接受，昨日本人會親往觀察，並對佔據校舍之學生再加勸導，仍未見退出，故已由警察局正式通知此輩學生，即行撤退，此舉實犯妨礙公務之罪，決依法辦理，并究辦爲首者。

(四) 上海醫專學生曾在文匯報登有一函，要本人公開答覆，要知市府與警備部各種措施，完全

根據戒嚴法刑法辦理，各國刑法係保障人民自由，不能受少數人之牽制。按違警法第五十二條規定，凡未經官署許可而擅自集會，警察機關有追詢之權，該校開會事前既未通知警局，又未得學校當局之同意，上海醫專係校方之房屋，未得校方同意，竟擅自集會，即屬違法。倘有合理請求，為何開會前不通知警局，是以凡不遵重法律者，非用法律制裁不可。總之，為顧到全市四百萬市民之安全，不能聽由少數人破壞治安。

(9) 宣鐵吾談學潮

(本報中央社訊) 警備部宣司令鐵吾，於昨日下午七時接見記者，對「學生問題」發表談話稱：○若干學校學生，因違反戒嚴法令被捕，經各校校長分別要求保釋，被捕學生共九十八人，已於七時前全部釋放，計交通大學四十人，同濟大學三十人，復旦大學五人，新建中學六人。各校長請求保釋時，申述此輩學生回去後，即可恢復上課，而軍警當局拘捕此輩煽動學潮學生之意，亦即希望彼等不再鬧事，回校讀書，故予應允。○如米此輩學生回去後，學校秩序不能恢復，而且繼續到校外從事破壞地方秩序之煽動宣傳，則仍將予以拘捕，斯時將不再輕易允准保釋。○昨天以前，被捕的學生中，有少數是陰謀的策動者即係送法院訊辦者，大多數則否。○政治的問題很複雜，絕對不是鬧鬧叫叫可解決的，更不是認識不夠，經驗不夠的人，所能用一種簡單的方法，立刻使之進步的，如果學生有興趣於政治，應該於此時多多研究學問，庶幾將來從事政治時，可以認識清楚，亦可以有更多的貢獻。○學生們喊口號，貼標語，罷課遊行，為的都是「反內戰」，誰應負內戰的責任，應該先弄清楚。今天很明顯的事實，是共產黨在作亂，所以政府才戒嚴，學生們反內戰，我很佩服，然而他們應該向共產黨

——真正的內戰負責者——去反內戰才有效。⊖現在陰謀份子還在準備策動「五三」，及「六二」總罷工，總罷市，總罷課運動，他們的企圖一定失敗，因為今天上海的任何人，最需要的是安定和一個良好的社會秩序，決不會失去同情這些陰謀份子，來破壞秩序，而且一定表示堅決反對。⊕上海的整個治安，決無問題，必要時將宣佈無形戒嚴。

(7) 顧頡剛談學潮

五月二十七南京中央日報：

(本報訊) 名歷史學家顧頡剛氏，昨就學潮問題，對本報記者，發表意見稱，本人此次來京，曾目覩「五二〇」學生運動，對於球江路口所發生之不愉快事件，深表惋惜。按此次學潮之標語有二，一為「反飢餓」、「吃飯第一」，一為「反內戰」、「爭取和平」，就後者而論，實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國人民於八年抗戰之中，飽經痛苦，抗戰勝利之後，痛苦仍未滅除，而經濟情形，反趨惡劣，似已臨崩潰前夕，內戰自不能繼續延長，以此次參政會所收到之提案言，關於和平問題者，已有九件，將大會討論之中心。參政員一致盼望能藉此打開和平之門，使國家元氣，逐漸恢復。若就「反飢餓」、「吃飯第一」之標語而論，本人實不勝其疑惑。蓋世界各國僑小學為義務教育，間或有延長至中學者。我國戰時，政府所行貸金制度，係顧念流亡學生經濟困難而採取之過渡法，享受公費與否，須由學生自行申請，而富家子弟，往往亦乘機請求，本人於某大學授課時，曾目擊不少衣飾華麗之青年界女紛向校長訴苦，本人對於此種行為，實生反感，彼等今日既騙誣取公費，來日豈非貪官污吏，由於大學公

費生之過多，我國大學教育，竟變爲國家義務教育，倘我國之小學、中學、大學均爲義務教育，自可睥睨世界，無如我國教育經費短少，僅占全國政費百分之三，而此些微數額之百分十六，係公費生費用，自縣市財政收支系統改組後，各省國民學校經費，多由預算中剔出，而責令鄉保自籌，以鄉保經費之窮困，如何能勝其創辦學校。致我國小學，仍不能成爲義務教育，如大學生有同情心，有責任感，自宜傳本身所取得之公費，退交家，移作小學經費，以救濟下一代兒童。但今之情形則不然，公費生反稱饑餓不飽，要求每月副食費自四萬八千元增至十萬元。夫所謂副食者，僅指菜費言，並未包刮飯費在內，就目前情形以言，每一公費生，每月得米二斗三升，足夠果腹，惟以物價日高，四萬八千元之菜費，似不夠良好，遂有要求加餼運動之發生，如此，則所謂「吃飯第一」者，乃「吃好菜第一也」；而所謂「反飢餓」者，乃「反蔬食」也；此實令人痛心。當今戰區之中，多少流亡民衆，忍飢挨餓，朝不保夕，試往下關浦口一行，視察災民苦况，益使人傷心慘目，「反飢餓」之口號，由彼呼出，方合乎正義。大學生之生活，固較富貴人家子弟爲苦，但與難民所過生活相較，則又無疑登於天堂之境，大學生即將步入社會份子，自必懷抱大志，爲國家作事，正應多加磨鍊，俾於來日担負天下之重任，豈可計較享受？又豈可將不關綽之享受冤氣？訴之社會？余素担任歷史教席，試舉歷史故事以明之：宋范仲淹作秀才時，即以天下爲己任，然仍度其斷齋粥生涯；迄年長時，果爲國家盡力，抵澠西夏之侵略，斷齋者，係將鹹菜切短，每餐僅食少許，晝粥者，係將煮熟稀飯次凍凝結，然後以刀劃開，每餐啖食二塊，其刻苦情形，由此可概見。宋王會中狀元後，人賀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吃着不盡。」彼則答稱：「平生志不在溫飽。」宋王安石進餐時，僅食置於彼面前之菜，如爲

葷菜，則專食葷，如爲素菜，則專食素，蓋彼之事業心強，享受慾必較弱而有以致之也。倘計較享受，日夜爲不得美食而苦悶，焉能作大事業。矜古人不談，僅就中國人生活立論，則在都市之中，固有珍海味。食之不盡。若居窮鄉僻壤，不備食無魚肉，有時甚且無雞蛋可買。余生性好游，足路遍農村，若干地處，因缺乏燃料之故，炊飯所需柴價，便超過糧價，往往半月僅製一次鍋塊，不再舉火，以節省炊柴。七日之後，鍋塊必酸，十日之後，鍋塊必霉，然矜此食品外，別無他物飽腹，於此種環境之中，余惟有皺眉嚼食，今日大學生爲爭取副食費而遊行，試觀一般鄉村農民正食堪虞，豈無感於懷？有人謂素食少營養，然揆諸實際，素菜中含有維他命，多養料，醫家且一致認菠菜及豬肝，產生同樣之補血功能，四川、雲南二省間之僱傭人，始終以玉蜀黍爲主食，要其體格之強壯，亦爲一般人士所目見。是以余深盼各校大學生，從速復課，將爭取副食費一事，置諸腦後，俟天下太平之時，自可大加享受。至於爭取和平，確是全國人民共同要求，和平之門如何開啓，爲一理智推想問題，待思考得相當結果後，當可敦促雙方實行。至於罷課與遊行，徒增社會紛亂，而降祇社會人士對大學生之期望，此道決不足取。

(8) 徐炳昶談「反內戰」

五月二十六日上海前綫日報：

(中央社開封二十五日電)國內有名歷史學者徐炳昶，刻在此間講學，頗爲各地學潮，特在河南民報、正義報、發表「對於反對內戰者學生進一言」一文，語重心長，足資深省。該文首稱：「我今天要說的幾句話，並不是向極少的相信政府腐敗已經無可救藥非打倒不可的學生說的，我對他們的意

見，固然不同意，但如他們真正相信他們自己的話，他們總還算有他們的理由，如果我還要向他們說一句話，就只有請他們不要不擇手段，掛羊頭賣狗肉以欺騙羣衆而已。我現在所要說的話，是向大多數爲想不出辦法而極端困悶即因此而有極易受人利用危險的青年說的，近日全國各地學生的運動，差不多全是喊出『反內戰』『要和平』『反饑餓』的鮮明口號，其自身實無可非議，但自去年邊談邊打今日專打不談的戰爭繼續以來，從一個角度看，可說從開始談時，兩邊就全沒有誠意，可是如果從另一個角度看，也很可以說兩邊全有誠意，他們兩邊所缺乏的，並不是這些，却因爲另外兩點大阻礙，使他們的談判不易成功。」該文繼續指出「第一點大阻礙，是兩方面互相猜忌，互不信任。第二點大阻礙，就是兩方面的武人——或者也有不少的文人——全相信他們打起來，全很有把握」，「他們既不信對方，而又全信打起來有辦法，這時却希望他們不對打，真是太不容易了」，該文結論稱，「這兩大阻礙，現在有一個幾乎完全消除，那在今日全國的人民起來反對內亂，要求和平，絕不是一件不正當的事情，但要注意的，仗不是一方想打就能打起來，也不是一方面想停就停起來。俗語說一個巴掌拍不響，就是此意。現在如果想用民衆的力量制止內亂，那就需要與所謂「解放區」的學生與民衆同時行動，一方面強迫政府，一方面強迫中共，同當停止鬥爭，靜候談判的解決，那才有成功的希望，如果覺得所謂「解放區」的學生，無法聯絡或害怕共產黨，不敢去聯絡，那以上所述的辦法，就有重行考慮的餘地，否則冒然而起，專與政府哄哄，那樣的勸架，却像水滸傳中所談宋江與王倫的勸架，名爲勸架，實則是封着王倫的手，等着林沖殺，那樣不管將來的後果如何，單單名爲反對內戰，增長內戰的態度，自身也已經變成內戰的當事人，還怎麼樣能反對別人，這一點關係甚爲重要，願今日大多數

學生深思之。

(9) 燕樹棠談對學潮觀感

五月二十八日南京中央日報：

(本報訊)各地醞釀罷課聲中，記者特往訪新自北平來京，之名教授燕參政員樹棠，詢以對於學生罷課干政之意見，燕氏以爲學生從事政治活動，與軍人參政相似，均爲一被動而不能判明前進方向者。故渠以爲求學期間，亟應在道德學問上，力求充實，必須待學業成就，已有自主力量時，始從事政治活動。渠認爲抗戰期及復員期間，學生學業多有荒廢，若站在道義及教育家立場上，各校教授應勸促學生停止罷課，努力進修，不應以自私爲懷，以學生罷課爲自己休息之手段。至學校教授待遇，較之一般平民，已高出多倍，故於目前財政困難情形下，似應安貧樂道，大可不必斤斤較量。渠此次來京時，適北平各校醞釀罷課，多數學生曾以應否罷課相詢，渠當答以今日求學不易，若能在求學期中，多學到一分，將來應用時，自當能多用一分，而罷課則不過荒廢學業而已。

(二) 文電

(一) 交大教授會發表告同學書

五月廿六日上海東南日報(本報訊)交通大學教授會，於前(二十四)日舉行大會，全體通過發表告同學書，原文如下：

「同學們：

本校自從發動護校運動以來，因為目標正大，行動一致，所以能到社會的同情和各方面的援助，這次校方和同學代表晉京歸來，將所有的問題都圓滿解決，護校運動因此也告一結束，這是很值得慶慰的。但是不幸的「五、二〇」慘案發生，各地的學潮又澎湃而起，加以內戰不已，人民痛苦日深，和同學們因為副食費太小不足以維持最低營養，使學潮久歷不息，罷課迄未停止，學業損失很大，同人等，默察校內情勢深滋危懼，自應把握時機向同學們作最誠懇的勸告，同時並表明我們的態度。

此次本校學潮，可分為兩個階級，一為純屬局部的護校問題，一為廣泛的和平運動，和「五、二〇」慘案的善後處置，以及副食費增加問題，前一事項既已結束，則目前的復課無日，純因後一事項而發生，現在副食費既因公教人員待遇調整而增加，雖不能完全滿足同學們的要求，但比之陷於水深火熱中之一般老百姓已不可同日而語，在此國家多難，和一般公教人員掙扎飢餓線上時候，尙不能不謂差強人意，關於和平運動，以及「五、二〇」慘案的處理，我們新授會已決定發表宣言，向全國呼籲和平，為解國家的倒懸，並致電行政院張院長，趕快處置「五、二〇」事件，澈查責任，撫慰傷者，從速結束此一慘案，但是進行起來，不能於旦夕間即可解決，尤其是前一運動要達得目的，歲月是相當漫長的，為學業計，為利害計，用長期的罷課來作武器的不是最完善的辦法，況且本學期本已甚短，罷課迄今已有一週，假使繼續拖延，本學期不久即逝，問題也不見得可以解決，徒然荒廢了自己的學業和辜負了父母的期望，我們同情同學們的動機，但是對於無限期的罷課實不敢贊同。

現在校方已經佈告下星期一起復課，我們當然按時授課，希望同學們也能夠按時聽課，在不罷課

的原則下，尋求其他的解決方法，使本校弦歌不絕，燦爛的交大永遠發揚她的光輝。教授會五月二十四日大會全體通過。

(2) 浙大校友書告同學復課

五月二十六日上海前線日報：

(中央社杭州二十四日電) 浙大校友五十七人，昨聯名書告同學，略云，我們對於這幾天浙大同學的請願罷課，無時不予深切關懷，我相信多數同學的動機純潔，同時我們相信政府在整個困難局面下，對於同學們要求各點，當能審察輕重，權衡緩急，逐步予以合理解決。戰後中國需要和平安定，更需要忍苦耐勞，如行動過於操切，影響社會秩序，增加政府與學校的困難，那末與同學們愛國愛校的初衷，背道而馳，尤其在實行民主政治的初期，要有良好的風度，才能作各界人士的楷模，為社會輿論所贊許，我們不忍這種輕易犧牲功課學業的情形，繼續發展下去，所以誠摯的希望同學們，早日復課。至於政治問題，希望同學們憑現實及學術觀點，提出積極性的建議，使浙大避免作為政治鬥爭之場合。

(3) 菲僑生聯合會呼籲停止遊行

五月二十四日南京中央日報：

(中央社馬尼拉二十三日電) 祖國各地學潮蔓延，菲律賓華僑學生聯合會，令特通電全國各大學中學學生自治會，籲請共體時艱，停止遊行示威。原電云：「溯自抗戰勝利以來，國家統一迭受破壞，民生凋敝，經濟困難，吾人實宜共體時艱，凜遵蔣主席告誡，停止示威遊行，而免被中共所利用

，使國家元氣日漸恢復，則青年幸甚！國家幸甚！謹此通電。」（五月二十四日中央日報）

（4）浙各民衆團體聯名書告學生

五月二十四日南京大剛報：

（中央社杭州二十三日電）浙江省農會，全省商聯會，教育會，婦女會，記者公會等民衆團體，昨聯名發出告本省各級學校同學書，略謂「比來各地學潮甚囂塵上，波雲激蕩，演變多端，其不幸之現象與危險之後果，誠有不堪設想者，此次學潮之起因，純係在學青年對於當前教育設施之改進改善，有所請願與建議，其動機至爲純正，目標至爲簡明，社會輿論亦多寄以同情，不料事態之演變，趨於複雜，而廣大情感，近於偏激，行動走向極端，遂至陷於一發而不可收拾之地步，公共秩序爲之解體，社會人心爲之動搖，而各界人士往日所寄與之同情將一變而爲今日之反感，被發動指使推波助瀾者，別有肺腑，正在暗中稱快，而我在學青年荒廢學業，增重消耗，實爲社會國家之重大損失，此殆大多數純潔青年始料之所不及，抑亦一般身爲學生家長者寤寐之所不安也，夫以戰後之國家，至爲艱危，劫餘之人民，至感困憊，今日吾人所最需要者爲安定中力求進步在忍耐中克服困難，吾人要求政府，負起維持秩序，確保治安之神聖責任，吾人要求在學青年即日復課，加緊充實圖存圖強之真實學問，以建設社會，建設國家，務使諸君慎思明辨，珍重前途，毋求逞快一時，而辜負同胞之望，則幸甚矣。」

（5）全國民衆團體通電請各同學珍重前途

五月二十四中央日報：

△（本報訊）政府爲維護國家法紀，保障公衆安甯，所頒布之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引起民間之一致贊佩。昨（二十三）日由華民國商會聯合會，亦特電蔣主席，代表全國商民，對此次政府所表示擁護。電云：國民政府主席蔣鈞鑒：竊念英才樂育，今日爲黨舍之善我，他時節國家之楨幹。而工商職工，負輔導經濟之重責，有促進生產之任務，宜提高守法精神，養成行憲準備。本諸純潔之動機，毋中奸邪之詭計。我政府爲維護國家法紀，保障公衆安甯起見，頒布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俾戢禍亂於未然，用期全民不安定。屬會謹代表全國商民，一體擁護。謹此電呈，伏維鈞鑒！中華民國商會聯合會理事長王曉籟叩辰啓。

B（中央社杭州二十三日電）浙江省農會、全省商聯會、教育會、婦女會、記者公會等民衆團體，昨聯名發出告本省各級學校同學書，要求在學青年即日復課，加緊充實圖存圖強之真實學問，以建設社會，建設國家。盼慎思明辨，珍重前途，毋求逞快一時，而辜負同胞之望。

C（中央社西安二十三日電）陝西省農會、商聯會、婦女會、醫師公會、各縣市商會等人民團體共二五三單位，頃電全國各工商團體，籲請一致遵守維持秩序臨時辦法。

D（中央社南昌二十三日電）贛各級人民團體，昨集會通過向蔣主席致敬電及通過全國各級人民團體一致擁護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

E（中央社廣州二十三日電）省市商會暨所屬一百零七個同業公會，今通電全國，擁護政府頒布之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同日機器總工會、海員工會等一百零一個工會，亦發表同樣通電，籲請全國同胞守法重紀，毋中陰謀者奸計。

(6) 維持秩序辦法各地團體通電擁護

五月二十六南京和平日報：

(中央社杭州二十五日電) 浙省工商團體，今電呈蔣主席、張院長，並通電全國各法團云：「外患甫平，內亂又起，干戈擾攘，國事艱難，戰後元氣未復，民生疾苦益甚，際此艱危時局，正宜大眾一心，和衷共濟，豈容掀動風潮，毀亂法紀。本會等深懷國家法紀之尊嚴，倍覺工商職責之重大，凡所以安定社會公共秩序及足以促進工商公共福利之舉，誓當崇尚理智，明辨是非，負責任，竭力以赴，決不被人利用，有虧職守。謹對鈞府公佈之維持社會秩序辦法，特電表示擁護，敬希督亮」。署名者有浙江省商會聯合會，杭州市商會，浙江鄉務工會，杭州市總工會等。

B) 中央社台北二十五日電) 台省商聯會等十二團體，頃電呈蔣主席對於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表示一致擁護。原電中稱：「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五項，實為賢明之措施，台省工商團體，夙守法紀，一致擁護政府政策，不為奸人煽惑利用。」

(7) 京市教育裏等團體為學潮事發表文告

五月二十八日南京和平日報：

(本市訊) 南京市教育會為此次學潮發表文告 略謂：勝利以還，元氣未復，中共倡亂，民生更加疾苦，此次學潮起因，為在學青年，不滿現實，由要求增加副食費之「吃光運動」，一再演變，遂有「反飢餓、反內亂、反對徵兵、徵糧」等種種不同口號，淆亂視聽，近更積極準備發動「六二」總罷課，擾亂社會秩序，破壞公共安寧，窺其行動，即係慢後有人唆使，破壞教育神聖事業，以達其政

浴門爭陰謀。本會同人心中所畏危，特發表文告，希望全國各大中學校同學，要以冷靜頭腦，分晰是非，勿盲從，勿衝動，安心向學，努力本位，更勿爲人利用，當作破壞國家法紀之工具。深盼各校同學即日全部復課，以免荒廢學業。

又：南京市小學教師協進會前發表告社會人士書：略謂：今日內亂未靖，民生艱困，一切現象，誠難盡滿人意，凡爲國人均應共體時艱，協助和平統一建設，俾可安渡難關，如在動蕩環境中，青年有爲之成年學生，反率先妄動，流弊所及，後果將不堪設想，實乃我教育事業最大危機，深望我社會人士，明智青年，曉喻大義，導納正軌，以愛國家愛民族爲前提，勿盲從，勿暴動，須知有國家才有教育，有教育才有青年，青年須要國家，國家須要青年，一切行爲，務必遵守法紀，切勿爲奸人利用，喪失理性，斷送前途。

(8) 筑市十六院校通電勸慰京滬平津各校

五月二十七日南京中央日報：

(中央社貴陽二十五日電)國立貴陽師院、貴陽醫學院、青年中學、省立貴州中學、省立貴陽高級中學、省立貴陽師範學校、省立貴陽中學、省立貴陽女子師範學院、省立貴陽女子中學、導文中學、力行中學、高級商業學校、高級工業學校、正誼中學、達德中學、大夏中學、以各地先後發生學潮，特聯合電慰早日復課。原電如下：中央社請轉京津平滬各大學同學均鑒：頃閱報載，各地先後發生學潮或要求增加公費待遇，或以遷校復校爲名，籍口雖殊，煽亂則一。而與中共地下工作綱領所計劃者如出一轍，風聲所播，人民震驚。吾人相信此次參與學潮之同學，其中固不乏忠貞愛國之士，只

因少數奸徒從中操縱利用，致堂堂正正之行動，變為顛復國本之陰謀，言之誠可痛惜。全國經過八年民族生死鬥爭，元氣斷傷已甚，益以中共之發動內亂，直接摧毀民生，耗費之多，人所共見。我享受公費待遇之諸同學苟不自居為特殊之階級，應體仰政府處境困難之不暇，何作此增加人民負擔之請求，罷課結果，實自招其損失。不經之行，莫過于此！吾人遠居西陲，愛國護法，未敢後人。鑒於元首本年五月十八日之剴切訓示，愈堅維護善良學風之決心。用是掬誠勸慰，早行復課。即令有所建議，儘可作合法合理之請求，停止叫囂，克盡截禍止暴之全功，庶不為親者痛仇者快也。

(二) 評論

(一) 保障大學生的讀書自由

各地學潮現已由最高峯向下走。罷課運動雖仍在繼續推進，但主張復課和希望復課的學生佔大多數。復課運動也正在具體進展。

共產黨爲了紀念六二（毛澤東去歲在延安規定六二反戰日），一面轉變學生運動爲純政治性的運動，一面更企圖利用學生運動煽動罷工罷市，貫徹其三罷政策。各大學內，共產黨學生自恃其有組織有計劃，對一般主張復課希望復課的同學，不恤施用暴力予以阻止。因此各大學同時全面復課尙感威脅。但各大學或已全部復課，或已局部復課，或斷斷續續的復課。而六二的陰影尙徘徊於各大學之內。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主張政府採取堅決的步驟，制止共產黨學生煽動罷工罷市，同時保障各大學多數學生的讀書自由，煽動罷工罷市，本應受刑法的制裁，政府應即援用刑法，對這一法律問題，依

據法律以爲防制。阻礙同學上課，這是妨害自由，亦應援引法律予以裁抑。

共產黨以爲大學生罷課，足以威脅政府，這是一種錯覺。受罷課的威脅者，不是政府，而是大學生的自身。如果共產黨硬要造成長期罷課的事實，必激起大多數學生的反對。大學生罷課之所以能影響政府，不是在罷課之後，而是在將罷未罷之時。如大家尚未罷課，而政府意在姑息，則罷課的趨勢，在外形上似足以影響政府。假如大家已經罷課了，而且態度堅決，毫無和緩的餘地，制政府只有放棄姑息政策，學生必至毫無所得，其所得者只是就誤學業之一事。因此，共產黨拿學生罷課來威脅政府，是一種錯覺。受害者不是政府而是大學生的自身。政府今日應行採取的步驟，決不是姑息政策，而應該是保障大多數大學生的讀書自由。換句話說，政府應該爲了大學生的利益，對少數暴力主義者予以裁制。

更有一種人物，是政府應加管束，至少也應在全面復課以前，使其與大學生隔離。這些人物既不是教授，也不是學者，而是馬路政客及職業的煽動家。大多數大學生必不願棄功課而不問，專心聽這些人物的宣傳口號。但是那些有組織的暴力主義者每天招致這樣的人物到校宣傳。這是中華民國大學學術生活的羞恥，可是大多數純潔學生無法抵禦。我們希望政府考慮一種管束和隔離的辦法，在全面復課之前，對這些馬路政客煽動專家採取行動。

(2) 救護青年的學業

(五月二十七日南京中央日報社論)

現在各大學生的運動已走向消歇。大學生內部各種不同的傾向，已漸顯明。純潔的青年與共產黨暴力主義者之間已有明白的分界了。回溯這次學生運動發展衰落的過程，我們實在替中國的教育擔憂

。然而搶救今日教育的危機，救護自己的學業，還須學校青年自己多多省察，多多努力。

曾經罷課的各大學校門以內教育園地來看，表面上，課是停了，教員是以找不到學生而罷講了，但偶然間還看到三五教室中，教鞭紛筆，揮舞不停，有如世外桃源，不知漢魏。也有上不成課的學生們，因為無功課將其時間間斷，利用時機，鑽日埋首圖書館中。也有行將畢業的學生們，因罷課拖延，將誤及其學業的結束，念及前途，感慙萬端，而發出單獨復課的呼聲。準此以觀，則正有不少的學生，始終以課業爲重，其隨人罷課，自是忍痛犧牲。問題却是：堅持罷課的學生，何以竟如此忍心置他人之利益於不顧，不惜以他人之光陰學業作賭注？他們究憑何威力，以爲要挾劫持之資？學生不上課無事可作，有組織的暴力主義者乃陸續邀請若干馬路政客，大事演講，盡其煽惑之能事。置正當課業於不顧，以遊心旁鶩，將學校變成政爭場所，這豈是教育事業的目的？此種舉動，豈非越出教育的正軌？

學校本爲教育青年而設，其利益是歸結到學生身上的。若國家不設立學校，則個别的青年，何從備辦大量的設備，羅致大批的教師？應考失敗的學生，被摒棄於校門以外，是何等淒涼徬徨？今日躋身於學校者，均是幸運份子，何以走入校門不久，便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國家歲支巨額公帑，辦理學校，錢是從全國納稅人身上抽取的，今用之於學生身上，則學生努力讀書，是一種權利，也是一種責任。學生不讀書，就是摒棄了其應盡的責任。摒棄了責任，社會就不應該加以責問麼？從這次學潮表演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青年人一旦作了學生，一旦在學校中結成團體，就氣焰高張，任意行爲，呼嘯成羣，花樣百出。在學校中作此表現，則平日在校是否即能循良勤勉，日進月將，

篤實忠純，善盡其責，實在大有問題。我們整個的學制學風，都有從新研究檢討之必要。

如說此次學潮的終極意義在政治，學潮之興起，均指着現政治之不良，則此種觀點，亦粗疏含糊而不正確。一則國民政府固允許人民有言論自由、請願自由，學生們儘可憑藉此等自由權利，以和平的方式表現其合理的要求。爲什麼要呼嘯成羣，恣意侮辱，淆亂人心，危及秩序？民主政治的精義，就在於避免暴動和武力革命的方式，使政權的轉移和社會的改革，能在不流血的和平合法的憲政軌道上來完成。青年知識分子爲什麼在「民主」口號之下反而施用暴力，威脅政府，並妨害同學讀書的自由？再者，我國八年抗戰，元氣耗盡，復員一年，百端待理，加以共黨挑動內亂，更覺國步艱難，各方都應該本相忍爲國之義，勿過於奢求，以待渡過難關，重見佳日，若各方一齊騷動，亂源叢生，則其實際效用，將不是改良現政治，而是治絲益棼，徒爲共產黨壯聲勢，造實惠。中國共產黨實際上已不是在野黨。他們控制着若干區域。試問在共產黨控制下的大學以內，有無罷課的自由？試問共產黨控制下的學生能不能侮辱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是否是民主的政治？共產黨一朝得勢，是否將使中國淪陷於百年難復的危亡慘境？青年學生的心境是純潔的，其心靈的吸收力是巨大的，爲了國家爲了自己，這一點總應該體會得到吧！青年學生發揮理智，制止暴力與陰謀，今天正是適當的時機了。大家起來，救護自己的學業吧！（五月二十八日南京中央日報社論）

（3）恢復青年求學的自由

各地學潮，近已轉了一個方向，許多有見識的青年，都知道原來的所謂「請願」已經變成了受共黨操縱的「反內戰」運動的前奏曲，他們紛紛覺悟，深以做尾巴爲可恥，荒廢學業之非計，所以他們

堅決反對罷課，主張復課，這種青年，在每一個學校，都佔絕大多數。但是他們遭受少數組織堅強的共黨學生的反對，咒罵，毒打，兇毆！北平朝陽大學，上海的復旦大學，法政學院，武昌的武漢大學以及其他許多學校都發生過這樣的暴行，兇手們帶有手槍和利刃，所以能以少數壓制多數，造成重大傷害，至此，共黨的狐狸尾巴，完全露出來了！大家看看中國共產黨獐獍的面目！在共黨暴力下，青年們求學的目由，都喪失了！

共黨『地下鬥爭路線總綱領』說過；『無論何時何地，都不要把武裝民變起義，當作兒戲，切忌重犯過去『秋收暴動』『與全國都市暴動』的錯誤路線，而要在一開始起義時，就知道必須進行到底』。換句話說，共產黨在從事煽動和誘惑的工作時，除非工作對象不理不睬，它就毫無辦法；如果你不憤而中他的詭計，跟它走了第一步，則它必定劫持住你，永不放鬆，再不管你願不願意。從前日寇引誘中國人做出賣祖國的工作，也是如此的。在未入彀以前，它用盡種種好聽的名詞，來迷惑你，又拿種種小恩小惠，來收買你的靈魂；而使它所要你做的，往往是極爲輕而易不關緊要的事，使你感覺到它所給的多，所取的少，而樂於與之接近。但是，等到你一入彀，它的作風就改變了！再也不以好聽的名詞來作掩護了！小恩小惠也不輕易給了！它只是劫持你去，以武力威脅着你不能不跟着它走。在所謂『解放區』中就是如此的，成千成萬的青年，因爲受了共黨美妙口號的麻醉和欺騙，跑到割據區去，追求他們『理想』的生活，而一年之後，便要受集中訓練，受思想檢查，受差別待遇，一次二次的『坦白』和三次五次鬥爭。連見一個朋友，談一句話，都失去自由。要走吧，動一步脚就要路單，插翅也飛不出去。今天共黨所策動的學生運動，不是只露出這種現象嗎？未發動前說是爲

副食費，爲教育經費啊，說得那樣動聽，好像共黨真是青年之友似的，發動以後，轉眼就變了質，於是『反內戰』，『反對徵兵徵糧』，『好男不當兵』，打倒這，打倒那，種種隱藏着重大陰謀的口號都拿出來了。現在很多的學生恍然大悟了，要復課了！哼！不可能，共產黨要劫持他們仍舊跟着走，手槍也來了，匕首也來了，這完全遵照『地下鬥爭路線總綱領』中『要在一開始起義，就知道必須進行到底』的指導原則，要把他所策動的暴亂行爲貫徹到底，明知道專以求學爲青年人缺乏組織，而且沒有武器，所以它們敢於這樣胡作非爲，毫無憚忌。

於此，我們全國各界更應提高警覺性，共黨對於青年的劫持，只不過是一個開端，他們還要擴大工人、商人、農人方面，它們的目的，在造成全國的混亂，以達成其『垮垮政府』，賣絕祖國，完成國際付與使命的陰謀。它們要先從『宣傳恐怖消息』，以謠言搖動人心開始，然後『以聯合內外一致行動，奪取他們的下級幹部入手』，『策動武裝民變，起義襲擊』，以過渡到破壞各都市公用事業，各交通要道設備。『五二〇』是第一步，『六一』是第二步，像這樣險陰圖謀的開展，我們各階層的民衆，若不亟起自救，協力防制，則不止青年人失去求學的自由，工商界亦將失去其工作與經商的自由，農人亦將失其耕種的自由，交通員工與公用事業的人員均將失去其執行公務的自由。到那一天，便是共黨所誇詡的『決定勝負』的一天，同時也就是全中華民族失去光明與自由，永遠墮入黑暗地獄的一天！

共黨由於歷年潛伏鳩亂的經驗，有強度的特務組織，它們仿效『格別烏』的辦法，把無數的細胞分佈在政府統治區域的每一角落，作潛伏內蝕的工作。這一般人是職業性的，具有特務戰鬥技術。例

如對於學校，在復員開始的時候，共黨就派有會久受訓練黨員二千人，打入各大學工作，在其他方面，當然也是如此，共黨深知花言巧語只能欺騙於一時，不能蒙混於永久，等到大家一經覺悟以後，它們就只有以暴力濟其窮了。

許多對中共的軍事力量，估計過高，因而以爲它這種搗亂的行動，只是作爲軍事的配合，殊不知共黨對於它自己的兵力，並沒有存過大幻想。目前關以內共軍的主力集中在山東，但山東共軍已自動分爲十個縱隊全係個別作戰的單位，可見共黨對於抵拒國軍，守住山東，已失去自信，不得不作流竄滋擾的打算。在豫北，國軍已恢復主動地位，在晉中，也無大規模戰爭可言，共黨決不能在晉省得逞，至於關外，共軍的行動只在牽制國軍，並無決定性意義。所以就現階段形勢論，共黨亡中國，賣中國的方法，還是偏重於後方搗亂，在後方造成普遍性的騷動與恐怖，而軍事叛亂則與之配合。我們只要在政府領導下，自求安定，同時嚴密組織，肅清內奸，共黨的陰謀是不會得逞的，只要後方安定，雞犬不驚，以國家軍力實力的雄厚，將士的英勇，戡平內亂是毫無疑問的。現在我們先要做的，是制止共黨劫持青年的暴行，恢復青年求學自由。勇敢的青年們，快點站起來，爲恢復求學的自由而奮鬥。（五月二十八日南京和平日報社編）

（4）政客退出學校再論恢復學生求學的自由

前天我們談到「恢復學生求學的自由」，指出最近各地少數大學學生最初藉口所謂「副食費」問題，發起「吃光運動」，掀起風潮罷課示威，逾越軌範，從事不必要的犧牲，這種行爲完全是受了共產黨及其尾巴同盟份子的挾持蠱惑，爲實施共黨的「地下鬥爭路綫總綱領」而作工具，因而使大多數

潛心問學的學生們，喪失了讀書的自由。我們過去在求學時，也會參預過大小若干次的學生運動，對於今日的學潮，站在新聞記者的立場來論列，自信不是隔靴搔癢。故關於恢復學生求學的自由一點，尙願述其未盡之意：

第一、學生要有求學的自由，必需有研究學術的環境。黨派退出學校，固爲造成優良環境的一個條件，然一般馬路政客和民主販子，僞裝「講學」姿態，利用青年學生的熱情衝動，向學生們搖唇鼓舌，作非學術性的政治煽動，使學生們惆恍迷離，心緒不安，其妨害求學的自由，較黨派活動尤爲厲害。因爲馬路政客與民主販子們，一味以「釀亂」爲目的，懷着不可告人的隱衷，在青年學生之前，作不負責任的政治蠱惑，希望青年替他們做火中取栗的貓腳爪，這些人心目中無所謂主義，更談不上思想。最近有某政客由上海來南京向各大學講演，據報載他在事前會立下所謂「遺囑」，以示「勇氣」。這明明是裝模作樣，搔首弄姿，企圖鼓動青年情緒。這種小丑的做派與講學何干？世間講學的人很多，果係爲「講學」而講學，大家且尊敬愛護之不暇，爲甚麼要預先立下所謂「遺囑」？這些政棍們危言聳聽，危行駭世，直接間接使青年心神不安，卽此，就足以妨害學生求學的自由，更何況他們的目的是在誘脅學生罷課、示威乃至於暴動呢？因此，我們於「黨派退出學校」的口號之外，特向社會及各學校當局發出「政客退出學校」的呼聲！學校是講學論道之所在，若讓馬路政客，民主販子們鑽進學府，任意叫囂，不僅是學生讀書自由的一大威脅，而且是學府的一種侮辱。

第二，有許多青年原知荒廢學業作政治活動是得不償失的事，然基於平日對國事的熱情與坦白的心理以爲偶爾參預一次政治活動，固無大礙的。詎知共產黨對於控制羣衆和強姦民意的手段，極爲毒

辣凡屬一度被誘上釣的人，它是無論如何不容許你退却的。過去所謂「塗紅」政策，早已令人談虎色變了，近來它又有民盟等「基幹層」，穿着「民主」的偽裝，替它作垂釣之餌，稍一不慎，便有墮入它所設陷阱之中的危險，使你永無恢復求學自由的可能。不僅如此，我們覆按過去共黨所製造的一切慘案，凡是策動及指揮羣衆從事激烈行動的人，臨事都是隱身不露，利用他人作犧牲品的。我們幾會看見那些事前激昂慷慨，發蹤指使的人，現身奮鬥過？他們早就藏身安全處所，以待慘案消息的到來，甚至早就擬好了宣言傳單以便臨時將受難人的姓名人數，填入空白處向外散發，以爲擴大宣傳之資，而擴大宣傳的目的，又是製造另一較大的慘案。我們熱望青年們，把過去那些鐵的事實，血的事實，引爲殷鑑，提高警覺，惟有堅定求學的自由意志，才是滅妖退邪的不二法門。

第三，要使青年們恢復求學的自由，徐制止外來的政客煽惑、劫持與滋擾外，關於重選學府領導人，安定教職員生活等項，亦決不容忽視。這是教育主管機關應該注意的。如過去英士大學校長，久不到校，弄成全校羣龍無首的狀態，亦足以沮喪學生求學的熱情，造成不安的環境，而給醜亂者以可乘之機。大學是最高學府，校長有其條件，非可任派一人充任，希望主管當局慎選賢才，善爲領導，使師生們聞風感召，蔚成濃厚的學術空氣，這對於恢復學生求學的自由，實具有事半功倍之效，因爲全國大多數的學生都是熱心求知的。（五月二十八日南京和平日報社論）

（5）垂泣告青年

青年們是純潔的，是熱情的，這是青年的可愛處，也是青年的可貴處；然而，純潔與熱情，必須接受理性的約束與指導；否則，那種純潔就會被野心家玷污，那種熱情，就會被野心家利用。學生運

勸推廣到今日，已經變質了，青年爲熱情所做，或者還不知道，請你們冷靜一下，回頭一看，你們原來不是爲了遷校嗎？（英士大學罷課請願的原由）你們原來不是爲了反對改名裁系嗎？（交通大學罷課請願的原由）以後怎樣呢？已經由爲學校和教育的立場，轉變爲要求增設公費和副食費了；然而，卽此也還可以說，是爲了你們自身的利害，站在人是自私自利的觀念來說，這種勤機與目的，似乎也還算得合理，現在呢？你們已經被人推得離題太遠了，請回頭看！你們現在站的地方，距離原來站的地方，已經相差多遠啊！

你們現在的口號，一是反飢餓，二是反內戰。自然，這些都是應該反對的；然而，請你們想想，在今日中國，吃得飽有幾人？匪區和由匪區逃來的老百姓，也不知有多少在飢餓之前躺了下來，未死的也多乞食街頭，輾轉溝壑，你們不比這些老百姓更好嗎？剿匪的士兵，每月僅有一萬元左右的薪餉，這點正買不了一雙拖鞋和襪子，理髮就不能洗澡，遇這點待遇，他們還要在槍林彈雨之中，冒風雨，忍飢寒，爲國家的統一與建設而奮鬥，你們又不如他們更好嗎？你們或者是有家的，如若有家，還可以得到父兄的一點補助，如若沒有家，不過站起來是一豎，睡下去是一橫，在讀書的時候，至少不愁沒衣穿，不愁沒飯吃，請再看看中下級的公務員吧！他們多有家室之累，勤慎從公，還得當心飯碗跳舞，一旦失業，兒女啼饑號寒，你們至少沒有這些壓迫，這些憂慮。說到生活，吃的穿的，也沒有多少公務員能比你們好，這不都是事實嗎？由此可知，在今日中國，飢饉是一個普遍的事實，是人人所感受到的壓迫與憂慮，豈止青年學子？由此又可知，反飢餓的口號，在今日中國，并不響亮，因爲中國自來就窮，於今爲甚。

既然如此，爲什麼別人都不要遊行請願呢？這個道理很明顯，一方面中國人自來靠天吃飯，以農立國，沒有戰勝自然的力量，所以一旦逢到刀兵旱澇，人民就不得了，二爲禍亂相尋，幾十年未已，以致一切建設事業，都沒有法子進行，弄得農商失業，食貨俱廢，人民至涕泣於市道，因此，今日中國人要反飢餓，必須發展科學，努力建設，以與天爭。然而，科學的發展，建設的進行，又必須在統一，安定的環境之中，才可實現。因爲這些原故，所以政府自抗戰勝利以後，對於中共，多方忍耐，以求調和，政府之所求者，不過在保持國家的統一與安定，在此條件之下，一切可爲，然而，經過一年多的努力，所得的結果，恰恰相反，中共則利用政府委屈求全的機會，和平忍耐的善意，積極培養兵力擴大叛亂，非至奪取政權不止。政府一年多的苦心與善意換得了什麼？是更大的叛亂，是更多的破壞。消滅飢餓，直接的是靠了建設，靠了生產，靠了交通，靠了外國的救濟與協助，然而，中共之所爲，則爲破壞建設，就誤生產，阻撓交通，和反對外國的救濟與協助，中共的行爲和目的，是在製造飢餓，加甚貧窮，這話決無絲毫誣蔑之意，事實固不必說，而且中共這種行爲與目的，在理論上也是可以證明的。中共的目的，在奪取政權，怎樣才能奪取政權呢？必須造成奪取政權的環境，什麼樣的環境呢？那就是飢餓，恐怖，混亂，戰爭和屠殺。中共最怕人民有飯吃，社會有秩序，建設能推行，這些事情，對於中共奪取政權的企圖是很不利的，因人民能安居樂業，衣食飽暖，中共便不能搗亂了，我們早就斷定，中共決不會和，它的策略，能打則打，不能打則拖，也即是說，打不跨國家，便要拖死人民。由此可知反飢餓的運動，應該就是反中共的運動，青年學生的動機是對的，卻把對象弄錯了，實在可痛！

內戰的責任應由誰負？日前張院長在參政會中，已有詳盡的報告，事實俱在。豈容混淆，在此而外，我們還可以從常識方面，加以證明。政府的基礎在何處？一曰安定，二曰繁榮，三曰進步，能安定才能繁榮，能繁榮才能進步，這是極明白的事理，八年的艱苦抗戰，國力已枯，民命如縷，政府若非喪心病狂，自掘墓墳，豈能再動刀兵重苦人民？這完全是利害的問題，沒有高深的理論，因為和平對於政府有利，所以執政的黨，為其本身利害着想，自然不願打戰。看事實，論常識，政府求和的善意與苦心，都是不可抹煞的。然而政府求和，不能沒有界限，界限是什麼？那就是保持國家的統一與社會的安定，假如連這個界限都保持不住，請問那是什麼和平？和平不是分裂國家，假如中共非達到分裂國家的目的，決不願和，那麼，我們甯可要戰爭，不要和平，和平若是變成了分裂，那麼，稍有國家觀念的，決不會贊成，除非他是外國人。目前政府會明白宣示，只要恢復鐵路交通，即可和談，這種要求實在太可憐了，中共稍有國家觀念，稍有不忍之心，豈不應該抱頭痛哭嗎？然而，許多野心家和中共的尾巴，則要求政府先行無條件停戰，這種說法，也即是要政府坐以待打，簡直是中共的間諜。打與和都是雙方面的事，為什麼不勸中共罷手，而要政府先行停戰呢？難道中共背叛國家是合法的行動嗎？說到此處，我們不能不慨嘆今日人心將死，是非不明，希望本其良知，訴諸理性，把這些情形，冷靜的判斷一下。我們應該愛國家甚於愛中共，國家是全體人民的，中共是屬於少數野心家，有些人替中共說話，不過想挾以自重，博得一官半職，或者藉此來發發心中的悶氣，為了國家，應該如此自私，如此尊氣嗎？今日中國的現象太可怕了，也太可嘆了，我們只有希望全國的善良人民與純潔青年，激發良知，辨真偽、明是非、審利害、知順逆；否則，中國可能亂幾十年，那時國亡種滅，

也將悔之無及矣！

青年們，野心家已經穿起了學生，學者，和民主份子的偽裝，潛入你們的隊伍之中，或者躲在你們的背後稍一不慎，你們就會被利用，被犧牲，而成爲國家民族的罪人！你們要理智，要忍耐，惟有理智與忍耐，才能渡過艱難。在今日萬分窘困的情況之下，國家待你們已不薄了，若說太苦，那麼，這種苦難則是中共給與的。中共還要磨難我們，毛澤東曾經說過，要殺死二萬萬人，然後才能建立中共政權，這也即是說，在你們的隊伍之中，有一半要死於中共之手，不過中共的手法高明，借刀殺人的計策很多，若不小心提防，便難逃中共的明槍暗劍。國家要安定，政府正在剷滅違害安定的暴力，所以你們再不可亂動，上中共的當。吃中共的虧，爲親者所痛，爲仇者所快。國家要建設，要進步，所以你們在求學之年，應該愛惜光陰，勤習課習，以爲國用，青年乎！其猛省！五月二十六日南京中國時報社印。

(6) 應迅速逮捕煽動學潮者

我們以爲利用學生爲爭工具者，均應該殺無赦。這班陰謀流氓政匪，竟喪心病狂到犧牲純潔青年學生的學業與前途，來飽彼輩私黨與私人的慾壑，這班東西真是罪該萬死。教育是一國立國的根本，而我們的教育竟被土匪流氓們玩弄於股掌之上，使學生失掉理智，使學校成爲擾亂社會秩序，甚至是反對政府進行暴動的大本營，言念及此，不竟爲青年學生悲，爲國家社會哭。

現在國人都已明白，這次各地學潮的主使和煽動者，是共匪在各地的潛伏分子，是共匪的尾巴民主同盟那些哀莫大於心死的無恥政匪。他們要利用各地學生的罷課，請願，和示威遊行，來作對政

府的政治攻勢，並要利用示威遊行來造成慘案，擴大影響，擾亂整個社會秩序，來困擾政府。雖然目前各地的學潮已暫時歸於平靜，但是陰謀者們已公開喊出了「六二總罷課」的口號，而且他們所策劃的，尚不止是總罷課而已，他們還有把罷課變質為暴動的詭計，要製造更大的流血慘案，來達到他們動搖政府的地位，幫助共匪叛亂的目的。

據有關方面獲悉情報，上海方面的野心家們，已召集了各校的左傾學生開會，對繼續煽動學潮，作了幾項決議，其中最關重要兩點為：一、積極宣傳，務必使「六二總罷課」成爲事實。二、迅速籌發槍支，在總罷課時實行暴動。造成驚人的流血慘案。對於這兩點陰謀詭計，我們認爲未必能成事實，但亦未必不能成爲事實。若當局者能預先採取必要措置。防患未然，當然所謂六二暴動，自可平安渡過，若防備不得其道，則誰又能保證必無驚險呢？

就南京方面而言，策動學潮的民盟分子施復亮，郭亨衢等，現仍留京市，繼續擴大活動。這次學潮開始的前夕，施復亮即曾以二百六十萬元交中大左傾學生，作活動費。今後施在南京，當然仍繼續支付此種活動費，繼續以金錢收買和陰謀煽動失去理智的學生，進行所謂「六二總罷課」無疑！

我們認爲政府必得防範這些野心政匪的煽動，對這些煽動學潮的共匪潛伏分子與民盟政匪，決不可仍然像目前這樣採縱容態度。吾人所謂防備不得其道，就是指這種縱容態度。然而要如何爲防備得其道呢？當莫過於迅速逮捕他們交司法審判。凡以煽動圖謀擾亂社會秩序或企圖引起暴動者，在法律上均屬現行犯。今共匪之潛伏分子及民盟政匪羅隆基，章伯均，施復亮之流，他們策動學潮，企圖利用學生罷課遊行示威以造成慘案，進而擾亂整個政治和社會之秩序，故他們均屬現行犯。現行犯政府就應該把他們依法治罪。民主是以法治爲基礎的，縱容煽動學潮的現行犯，就等於破壞法治，無法治

亦即是自毀民主政治的前途。我們希望政府當局三復斯言。

在今天我們如果說要搶救教育界的危機，就必須使學校安定，使學生安心讀書。要使學校安定，必須迅速逮捕煽動學潮者，使之不敢再進窺學校的門檻，這是很要緊的。故吾人要求政府，應有效防止「六二總罷課」，速逮捕煽動罷課的民盟政匪羅陰基施復亮之流。

(7) 學生確應懸崖勒馬了！

上海學潮，今日殆將到了轉捩的關頭。平息嗎？擴大嗎？將於至不可收拾嗎？就要看青年學子如何運用其理智了。昨日吳市長招待記者，謂本市被捕學生，除有煽動罷工罷市嫌疑者外，已與宣司令商定，准由各該校及家長領回，各校學生亦由其代表允今日全部復課。宣司令亦有同樣談話，惟稱如學生仍繼續從事破壞秩序之煽動宣傳，則仍將予以拘捕。一時來勢汹汹的學潮，至此宜可望其平靖。安定第一既為上海市民一致的呼號，我們無日不希望學潮得以早告平息。如今吳市長既宣布其與交大學生談話的結果，各校今日可全復課，此次風潮可謂已成過去。我們首先不得不稱頌吳市長舉措的賢明，與當局愛護青年的一番至意。學生都受相當的教育，大學生知識水準尤高，只要他們洋溢的感情遲早能為理智所克服，則以吳市長態度的誠懇和處置的合理，應該感動每個純潔的學生，使他們恢復上課的。

學生是知識人士的前衛，當血氣方剛之年，追求理想，不滿現實，因而有所謂學生運動，這原是可以了解的。倘使運動的目的純正，行動不越常軌，自必能博得社會一般的同情，達到預期的目的。即使縱或因感情的一時不能自制，容或不免越軌，如果理智能夠及時回復，行動納入正軌，亦未必不

能爲世人所諒。此次學潮如果得以漸歸平息，便由於理智的克服情感。可是據撰稿時所得消息，一部分學生於被捕學生釋放後，昨晚又復召集會議，深夜未散，似有堅持罷課之說。此一消息，固尙有待於今晨事態的證實，但我們希望大部學生仍能認清事實，不再爲少數別有懷抱者所利用，使此次的學潮能夠就此平息下去。當今民族遭受空前的危難，全國人民一致所要求的是安全，學生是知識份子，尤應深體時艱，先從安定自己勤求學問做起。若果不幸未能趨於平息，是其運動，即將走入歧途，甚或不能再被看作一種學生運動，而破壞社會秩序，妨害公共安甯，豈非更將自蹈法網？我們以爲學生們確已應該懸崖勒馬了！（五月廿七日上海申報社論）

（8）回復理智

這次的學潮，到目前爲止，當局處理的步驟，可以說是始終本着愛護青年的宗旨，以自導爲先。一面揭發野心者的陰謀，喚醒青年同學，提高警覺，不要浮動盲從，而致成爲政治鬥爭下的「製造慘案的工具」。同時又公布維護治安的臨時辦法，防止奸宄煽惑操縱，曉諭青年以守法的精神，而納行動於正軌，由於當局處置得宜，雖然陰謀者不擇手段使學潮變質，可是，並未能達成其製造慘案的目的，這一點是差堪引慰的。

在目前艱苦時期，一切需要鎮定，青年學生的責志在於求學，所以教育尤其需要安定。我們曾經一再說明，罷課是同學本身的損失，也無異是一種「自殺」的舉動。而過激的遊行請願，更足以增加社會的不安。由於一部份學生的行動越軌，妨礙公務，影響治安，所以政府纔不得不制定維護治安的臨時辦法，以重社會秩序。其目的是愛護青年學生，保障社會安全。本市當局爲防止不良份子陰謀煽

動，復揭示四項辦法，以安定社會，安定教育。自市參議會至工商團體以及學生家長，均一致擁護此項維護治安的辦法。連日本市若干學校在復課聲中，由於極少數學生阻撓上課，並發動罷工罷市的宣傳，以致發生同學互毆的不幸事件。治安當局為執行法令，自不得不加以干涉。不過，干涉的目的是在於維持秩序，對於青年仍一本愛護之誠。縱使學生有過激行動抵觸法令之處，亦不忍嚴格處理，所以日昨少數越軌學生，經治安當局一度誥誡以後，已交由學校當局領回，吳市長為勸導復課，復於昨日親赴交大，向學生代表剴切忠告，聞學生代表於感動之下，已決定今日全體復課。對於市當局這種態度，我們十分佩服；而學生代表於接受勸告之後，假使能及時復課，也可以說是青年的理智勝利。

本來，自從學潮變質以後，一部學生的過激行動，已經失去社會的同情。各界的指責，家長的呼籲都要求當局迅即以明快的步驟，平息學潮，以搶救教育，不能放任陰謀者繼續煽動，致使純潔青年淪有『製造慘案的工具』。尤其令人同情的，是大多數青年同學自覺的呼聲，他們指出了少數挾持多數的暴力脅從，指出了『罷課運動就是青年自殺運動』，這種呼聲，正是代表着青年的理性。我們會經說過，在學潮變質的混亂狀態之下，青年學生惟有以復課來爭取社會的同情。現在各界人士正煩燥不安的情緒，注視學潮的發展。少數浮動的學生，假使能回復理智，提高警覺，尊重法紀，不再阻撓復課，不再破壞秩序，則已往雖有越軌行動，社會人士也將會予以諒解。

連日若干學校當局與教授，為勸導青年平息學潮而奔走，備極辛勞。在今日從事教育，本已清苦。更不幸的是，野心者竟利用學校為政治陰謀的活動場所，造成教育的大小不安。教師為愛護青年維護教育而盡瘁，學生理應有所感動。假使少數鼓動風潮的學生再不知悔，仍舊以少數挾持多數，背棄今

日復課的諾言，則不但無以對教師，無以對家長，而且政府爲保障社會治安，對於任何越軌的行動，將不得不執法以繩，礙難再事姑息了。我們極端贊成當局處理學潮，一本寬容的方針。不過，爲了教育的安定，爲了青年安定，爲了社會的安甯，潛伏的陰謀份子，必須加以肅清。尤其最近盛傳有所謂『六二』事件的策動，必須使之消弭於無形。

昨日由於吳市長的勸導，罷課同學自身提出諾言，本市尙未復課的學校，今天應該是全體復課了。我們願見青年的理智回復，更願見教育從此安定。 (五月二十七日上海中央日報社論)

(9) 爲青年學生說幾句話

京滬學潮，擾擾將近半月；到了今天總算告一段落。我們善頌善禱，希望從此激情平落，復歸於理性，向軌道上去走。

我們中國的青年，比之歐美各國，實在不幸得很，別的國家，社會秩序安定，大中學的學生，正如旭日初升，精神飽滿，盡量享受人生的幸福；要說研究學問，也正是進入研究室，一心一意，專誠用功時期，不受任何外間的干擾；我們的青年，真所謂憂患餘生，家庭、社會、國家、民族，一切不安的現狀，都刺激了他們，使他們不能安下心來。把研究學問的寶貴的時光，浪費在政治鬥爭的過程中，在我們青年是最大的損失；但我們的社會環境，迫着我們不得不付此極大的代價。上一代的青年，在國難中顛連，已屬可哀；而勝利以後這一代的青年，仍不免於煎熬歷練，更從何說起！

本來政治鬥爭，何國無之？但在別的國家，從事政治生涯，爲社會事業奮鬥的，都是修完了大學學業的中年人，不待青年捨其學業來兼做「社會的鬥士」。我們的中年人，出了學校，進入社會，漬

染世故，便失去了戰鬥的勇氣；一旦入朝，則圓滑模稜，唯唯諾諾，養成一種如脂如韋的風尚。於是社會國家的變故，落在青年學生的眼底；刺激了他們的情緒，不免激盪起來。五十年來，青年學生，爲政治鬥爭而犧牲，何止數十萬人，這數十萬人的犧牲，即是中華民族與國家的最大損失。到了今日，勝利以後的中國青年，還得付這麼大的「血債」，也真是時代的悲劇。

我們的青年，感情激越，觀念單純，這是他們的優點，當然也是他們的弱點。我們從旁冷觀，學潮的動機雖或不同，但發展下去，定必牽涉到政治鬥爭；而今日從事於政治鬥爭的各集團，雖說「政治鬥爭離開學校」，「尊重學術思想自由」，事實上又相率以學校爲其政治角勝之場所，我們的青年，乃不免成爲政爭之犧牲者。我們的青年，大聲疾呼，「停止內戰」，而「內戰」先起於校內；我們的青年，希望國內和平統一，而相打之風先起於蕭牆；我們青年的一舉一動，一不留心，便爲政治陰謀者所操縱利用，這又是多麼可以痛心！

嗚呼，誰無子女？誰無弟兄？看着青年學生奔走呼號，實在心中不忍，我們期望當今政治陰謀集團，且爲自己子女留點生機，饒了他們吧！（五月二十七日上海前線日報社論）

（10）青年們應恢復理智

自上海英士大學學生因反對遷校，全體赴京請願發生風潮以來，學潮即蔓延全國各地。平津京漢各地學潮，此起彼伏，迄未完全平息。專科以上學校，差不多大部陷入於停頓狀態中。青年學生荒廢了寶貴的光陰，荒廢了寶貴的學業，且不去說他。因集團請願，妨礙公共交通妨礙公衆治安，使社會更增加不安的因素。且因時間一久，多數學生，已看清了煽動者的伎倆，所以發生反罷課的要求，因

此戰鬥的糾紛，各校都有發生，各大學晚間集會時雙方一言不合，數百人一齊動手，使整個學校陷入混亂與兇毆之中，凡此種種現象，實堪痛心！

青年是國家的命脈，是社會的優秀份子，是未來國家的棟樑。青年在求學時，正在修養他的學識，修養他的能力，以便他日參加建設國家的工作，青年們荒廢了學業，不獨是他自己的損失，實在是國家的損失。所以我們希望青年們能仔細考慮他們這次罷課的動機究竟何在，長此荒廢光陰，是否合算；受人利用，感情用事，不顧一切，蠻幹到底，只有自貽伊戚，純潔的青年們應早日恢復理智，迅速採取合理的行動。

這次學潮發生，原因是五花八門，各不相同，有的是問題極小，毋須勞師動衆，赴京請願，如英士大學的選校問題是。有的是傳聞失實，空穴來風，無中生有，如交大的改稱是。有的是不成問題的問題，如中大等校公費生的副食費，中央已有調整的辦法，照理所要求的問題，告一段落，風潮即可解決。但是結果却愈鬧愈僵愈趨愈烈。風潮澎湃，不可遏止。如果不是有人在故意煽動，有人在幕後操縱，一定不會到這樣激烈的田地。

青年是最富於熱情的，他們看見不平，就會挺身而起，不顧利害，堅持到底。青年們又常是敏感的，他們感到不滿的時候，就會發爲行動。因此常易被人利用，但是青年們更是聰明而有理智的。如果野心家要想利用青年，達到他們自私自利的企圖，一旦陰謀暴露，就將遭受厭棄，這次學潮發生，幕後的操縱者，本想把分散各地的學潮，匯而爲一，最後羣集首都，成爲不可遏止的洪流，或在各地造成慘案，以便作爲宣傳的資料，繼續作煽動罷課的工作。可是因爲各地政府處置得當，沒有達到他

們預定的目標。現在各校學生，大部份已覺悟到少數野心份子的陰謀，不願被他們利用，所以發生復課的要求。平津各大學已先後復課，本市各大學，如光華大夏法學院等校均已恢復上課，少數主張罷課學生，雖然圖加阻撓，但未能發生效力。其他各校，如大同交大暨大等，雖仍在僵持中，但多數學生，則均有恢復上課的要求。上週內受一部份學生煽動一度停課的各中等學校，也已重行上課，恢復常態。可知經過相當時間的糾紛以後，青年們已重行恢復理智，不再受人利用了。

少數頑固陰謀份子，還在玩弄各種手段，實施威脅。但是已成強弩之末，恐已不能有所作為。他們現在所提出的口號是反抗暴力，援助被捕的同學，慰問受傷學生。事實上被捕學生，如能悔過的，均已由師長或家長取保領回，並且各校如不再有脅迫罷課或互相毆打的事件發生，警備司令部也不會橫加逮捕。就是有煽動嫌疑查有實據已移解法院，公開審訊。少數學生有心動亂，想利用局勢以擴大事端，等到青年恢復理智，不再上他們圈套的時候，這批玩火的人，將自肇災如，而為純潔青年所共棄！

(11) 論學生

仲雍譯

譯自本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字林西報社評

過去兩週來，學生舉行的罷課示威運動，是否背後有中國共產黨在操縱指使，發生很多臆測。共產黨在幕後操縱的論斷，常常有人主張，不論是否屬實，但事實擺在前面，學潮爆發的幕後表現有到某種程度的組織，使各人能對此問題，作肯定的相信。

另一方面看來，在中國居留很久的人們，當記得過去一十年若干時候，廣泛的學潮，並非不常有，目前瀰漫全國的學潮似與幾十年前如出一轍，而共產黨煽誘之可能性，決不能完全忽視。無疑的，

中國青年之易於激動性，實在是共黨煽動家的肥沃土地，如果共產黨不能利用此彰明較著的事，實則共黨將不成其爲共黨了，這是當局應當注意的一點。

然而另外一方面，即學校當局對學生之控制能力有多少，目前表現者並不比以往爲強。而參政會各員似深感到此點。若干參政員曾責難教育部的措施不當，道德及精神教育的欠缺，實爲增進學生不滿的因子。世界各地的學生皆易趨於激動。任何機會足資假借的事實，雖未被特別言及，但問題誠已發生。教育當局是否在其所屬學校內，堅持一定限度的紀律，以使青年學生，有所約束，這些到現在仍未做到，如果希望獲得任何革新，學校紀律，增強爲最佳之出發點。

(12) 論「反對內戰」與要求和平

這次學潮由增加副食費和擴充公費名額到「反對內戰」和六二暴動，完全是依照共產黨底慣計而發展的。共產黨底慣計對於工人是由經濟鬥爭到政治鬥爭。它是以工人的經濟需要來刺激工人，使他們起來，然後領導他們走上政治運動之路，爲共產黨而奮鬥。這不僅合於唯物史觀的原理，也合於階級鬥爭的政策。共產黨現在把它用於學生。以煽動學潮，有相當的成效。

現在我想把「反對內戰」一點拿來論究一下。

關於「內戰」，問題很多。我曾指明今日由共產黨作亂和政府平亂而發生的「內戰」，是統一戰爭，有其革命的和歷史的意義。但我想拋開這點不說，單從學潮中共產黨和民盟學生以及有些人（例如大公報）之所謂「內戰」着眼。換言之，僅就形式上把它作爲一個單純的戰爭來看。那末它就與和平相對而言了。所以「反對內戰」，就是要求和平。

所謂僅從形式上把它作爲一個單純的戰爭來看，就是說它花錢的，殺人的，破壞的，使人民受損失的。這樣，不僅內戰如此，外戰亦然；不僅反動的內戰如此，革命的內戰亦然。總而言之，任何戰爭都要花錢，殺人，破壞。使人民受損失。而一旦失敗，更悲慘的禍害來了，即國家的衰弱或滅亡。所以兵凶戰危，古有明訓。這那裏有和平好呢？因此如果要人在戰爭與和平之間來選擇。那是誰也要捨戰爭而就和平的。今天的『反對內戰』，要求和平，在這裏可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所以任何政府，任何領袖，總是盡量避免戰爭，盡量採用和平方法。不戰而解決問題，乃爲策之上者。蔣主席說：『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這實在是道盡了千古政府和領袖主持國事的祕密。國民政府於卅三年五月首先派人到西安與共產黨商談，今年在周恩來離京後還要派人到延安與共產黨商談，始終希望以和平方法解決問題。

但是到了和平方法失效時，換言之到了戰爭成爲不可避免時，那就只有打了。從來的戰爭都是不得已而爲之。富有意義的革命，亦復如此。雖然自有人類以來都要求和平，但是自有人類以來都從事戰爭，到了戰爭成爲不可避免時企圖避免，反轉使人討厭。所以張伯倫底綏靖政策，如慕尼黑協定，曾引起普遍的不滿。在國內，則反對和平，要求內戰，事實很多，不用舉例。這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

所以任何政府，任何領袖，就不願戰爭，也往往要從事戰爭，而且成爲了戰爭的領導者。如果打的次數一多了，人遂給以窮兵黷武之罪名，指爲好戰。其實是不不得已而爲之，乃執行人民的意志，以解決非和平所能爲力的問題。七七以後的抗戰，是如此，勝利以後的『內戰』也是如此。共產黨底叛

亂正同日本底侵略一樣，是無法用和平方法來解決的。所以政府的制止叛亂，實在是無可如何。很明白的，政府在開國民大會前不是會自動停戰過嗎？然而事實上是停不了。

今天的『反對內戰』，要求和平，是在戰爭成爲不可避免時主張避免。臨崖勒馬，固有此說；而勢成騎虎，又如何下背呢？所以那種主張只是主觀的願望，按諸客觀的事實，很難成功。如果要盡人事，冀其有萬一之希望，則必須從戰爭的癥結上着眼。癥結爲何？即戰爭的發生及其責任之所在是。

實際情形像這樣；勝利以後，共產黨與政府爭受降權，其意即在乘機擴充軍隊和地盤，用心就是爲了叛亂，企圖以武力奪取政權。蔣主席三電毛澤東來重慶商談。毛澤東一再倨傲，朱德亦然，蔣主席一再容忍，毛澤東來重慶了。經月餘之商談，發表雙十會談紀要。毛澤東在張治中部長饒別晚會中就說前途困難甚多。果然，他一返延安，遂有進攻歸綏包頭的戰爭。去年一月十日停戰後，共產黨又先後進攻營口、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政府在收復張家口以前主張停戰，共產黨不答應。政府在開國民大會以前自動停戰，共產黨又不答應，而且進攻不已。今年二月，更斷然拒絕政府派人到延安，而關閉和平之門。所以『內戰』底發生和繼續，皆共產黨使然。這就是說，『內戰』的責任在共產黨身上。

那末『反對內戰』就應該反對共產黨叛亂，要求和平就應該向着共產黨說話了。共產黨如果停止叛亂，和談便可恢復，政府底和平方法，能夠生效。『內戰』不是就沒有了，和平不是就到來了嗎？所以向着共產黨『反對內戰』，要求和平，才有成功的希望，這是我們應該明白的一點。

但是『反對內戰』要求和平的人，却不向着共產黨說話而向着政府說話。他們在政府統治下『反

對內戰」，要求和平，又不或明或暗地對準共產黨，而一般是明明白白地對準政府，這不是向政府說話嗎？對於共產黨，有些人則把它拋開了。發宣言的人不到共產黨區去發，辦報紙的人不到共產黨區去辦，宣傳罷課罷工罷市的人不到共產黨區域去宣傳，舉行請願示威遊行的人不到共產黨區域去舉行，這當然還可原諒，但在宣言和報紙上，宣傳底言論和請願遊行底口號中連共產黨三字都不肯提出。這顯然是只向政府說話了。

如此的「反對內戰」，要求和平，實爲片面性的辦法。其不合於事實，甚爲明白。而且很不公平，其偏袒共產黨是十分顯然的。就令我們不談「內戰」的發動和責任的問題，亦應知戰爭是雙方對打，和不要雙方罷兵才行。因此，「反對內戰」要求和平應該向政府和共產黨雙方說話。也許有些人要說他們雖未提出共產黨之名也未提出政府之名吧。但是他們是在政府統治下「反對內戰」要求和平，而不是在共產黨區域內「反對內戰」要求和平呀；所以在政府統治下「反對內戰」要求和平，又不出共產黨來，顯然是向政府說話。

這不就爲共產黨所利用了嗎？共產黨於勝利以後，在它底區域內發動進攻，下總動員令，在政府底統治下則大呼「反對內戰」，要求和平。其用意就是只許自己作亂，不許政府平亂。如果政府平亂，只要「反對內戰」要求和平的運動一旦展開，人心動搖，士氣低落，再加以經濟困難，還可造成社會混亂底局勢。這就把政府牽制住了，甚至使其統治陷於崩潰狀態，共產黨就獲得勝利，可以實現其武力奪取政權的企圖了。這是它底軍事力量弱於政府而混在和談中爭取強硬態度至於關閉和談之門的原因。

所以共產黨及其尾巴民盟底少數學生所叫出的『反對內戰』及所準備的六二運動，完全是共產黨底政策之執行。其他贊成學生的少數教員和新聞記者，有些是共產黨份子，民盟份子和他們底同情者，有些是無所謂而或以認識關係或以感情關係以致隨聲附和的人。總之他們都有意無意地向著政府作『反對內戰』要求和和平之呼號，爲共產黨張目。大公報就是一個例子。

愈爲共產黨張目，共產黨底氣餒愈大，因而條件愈多愈高，以致政府無法接受。這就反而使和談不能成功了。和談不能成功，如何得到和平呢？從三十三年五月起，政府就與共產黨和談，數年不能成功，那些爲共產黨張目的人是要負一部份責任的。所以向著政府『反對內戰』，要求和平，結果是助長『內戰』，阻撓和平。這就是所謂治絲益棼吧。

或許他們要說：只須政府讓步就對了。確實，向著政府『反對內戰』，要求和平，除了爲共產黨張目外，就在迫使政府讓步。其實政府已經大讓步而特讓步了。召集政治協商會議，分配國民大會代表，以政協憲草代替五五憲草，自動提出擴大政府基礎並商定名額，等等。這是有事實的。如果還要讓步，那就是完全接受共產黨底要求，這好比抑薪救火，結果是把整個政權交它。我們一定要明白共產黨現在企圖把中國變成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重演由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故事。不過毛澤東把二月革命叫做民主主義革命，把十月革命叫做社會主義革命，把介在其間的克倫斯基政府叫做聯合政府，如此而已。

因此，我對於那些向着政府『反對內戰』要求和和平的人，除開共產黨份子以外，要提出如次的問題：你們一面爲共產黨張目，一面要政府讓步，是不是主張把中國政權交給共產黨？如果說是，那我

就要告訴你們：共產黨一掌握政權，必然實行一黨專政，其情形與它底「無產階級祖國」和它底割據區域相同。你們近幾年所謂民主，是反對一黨專政。現在如此，民主還要不要呢？同時，共產黨一掌握政權，爲了它底「無產階級祖國」安全政策之實行，對於邊疆很多地方必然成立若干獨立的人民共和國。經過了去年的二二二運動，這是無可致疑的結果。那時，中國滅亡，變成「無產階級祖國」底附庸了。我們還要愛國不愛國呢？如果你們對於民主和愛國都可不要，那就爽直主張把中國政權交給共產黨好了，不必吞吐含糊轉灣抹角地向着政府作「反對內戰」要求和平之呼號。如果你們還要民主，還要愛國，不主張把中國政權交給共產黨，那就應該停止你們那種「反對內戰」要求和平之呼號。

所以真正「反對內戰」要求和平的人，一定要向共產黨說話。這次國民參政會通過蕭一山等底緊急動議，籲請共產黨放棄武力，派它底參政員前來出席，就是一例。他如林虎、王孟鄰、張金鑑、謝明霄、王國源等人底和平提案，亦皆對共產黨而言。當然，也有對共產黨和政府雙方而言的。同樣，也有無所指而只抽象地說（就提案名稱而言，內容未悉）的。討論結果如何，本文寫到這裏時還無所悉。但可斷言，國民參政會必能本國民立場說話，不致單對政府作「反對內戰」要求和平之呼號。這是自命爲人民的人，如大公報者，應特加注意的一點。（五月二十九日南京和平日報）

（13）政府底立場與暴動性的學潮

陳仲平

五月二十日南京少數學生示威遊行，有些人受了傷，社會對於這些遊行示威根本很少同情，所以表現得很冷淡，就在學生中和教授中也只有少數人表示同情，這在走向法治上是一個進步，但我以爲少數人表示同情亦屬錯誤，有與以批評的必要。

我們知道，這次一小部份共黨民盟學生受共黨民盟唆使而煽動起來的學潮，是暴動性的。因為共黨為暴動集團，民盟則為共黨尾巴，亦屬暴動集團。所以由共黨民盟製造的學潮，自然早出暴動姿態，這在共黨民盟是有整個計劃的，因此一地發動，各地響應。雖然各地示威遊行底學生限於共黨民盟份子及其同情者，為數很少，但因共黨民盟底組織普遍，也具有全國規模。由於學潮底暴動姿態，全國性的學潮實為全國性的暴動。何況少數共黨民盟學生正在醞釀六月二日的全國暴動呢？

我說這次學潮帶有暴動性，是鉄的事實。少數共黨民盟學生所領導的請願，名為請願，實為聚眾脅迫，他們所領導的遊行，名為遊行，實為擾亂公安。包圍公署，侮辱長官（任何官吏有錯，只有質詢，批評和法辦，不能侮辱），破壞公物，強奪入食，妨害公務，阻撓交通，污毀文物，毆打警察，種種情形，不一而足，在校內則煽動罷課，封鎖教室，打罵同學，包圍校長，也是應有盡有。這些，無一而非使用暴力，亦無一非屬於暴行，實在可以說是暴動。因此，請願和遊行的少數共黨民盟學生，名為學生，實為暴徒。

這在共黨民盟也許要說是革命吧。其實，革命與暴動雖有某種關係，但革命不必是暴動，英國在一六八八年的光榮革命可為證明；暴動不必是革命，蘇聯在一九一八年各種暴動可為證明。同時，國民政府實為北伐以來的革命政府，反對它的暴動就是反革命，亦即反動，它正在結束訓政，實施憲政，以完成民主。而共黨民盟底要求，亦以民主為言。少數共黨民盟學生因此大叫民主。確實，民主為全國人民底需要，形成一種潮流，但民主注重理性，注重法律，法重秩序，所以行動必須和平合法，與暴動不相容。因而它對於暴力，暴行，暴徒均在反對之列。

政府呢？依照民主原則是以法律爲根據的。這種法律是憲法，即國家底根本大法。中國底憲法尙未實施，但有訓政時期底約法在。總之，任何民主政府都以法律爲根據，而且愈是民主就愈是注重法律，它底任務在於執行法律。一切行動必須依據法律。政府是以法律爲立場的。除開法律外就沒有立場。法律是理性底具體形態，以秩序爲主。沒有一個政府不希望秩序很好，並担負維持的責任。

所以政府總是反對暴動的。對於任何暴動都要鎮壓而平息之。學潮帶有暴動性，政府當然不能容許。何況還有共黨主持的放火運動和共黨發動的搶米風潮呢？至於它的三罷一慘政策，它底地下鬥爭綱領，則爲人所共目。在這種情形下，政府之頒布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是很必要的。而政府也有此權力。它要完盡其維持秩序的責任，應該如此。

依照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請願人數有限制，罷課遊行有限制，目的在防止請願之變爲聚眾脅迫，罷課遊行之變爲擾亂公安，這是對的，當然，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對於人民底自由有所限制。但它是根據施政方針定出的。按之約法，甚至憲法，亦無不合。約法容許政府以法律限制自由。憲法第二十三條則規定『爲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得以法律限制自由。

這不僅便於政府底維持秩序，亦便於人民底安居樂業。因爲秩序固屬政府底需要，也是人民底需要。所以政府維持秩序，一方面是爲了鞏固政府的統治，一方面是爲了保障公眾的安甯，實屬一舉兩得。所謂公眾的安甯，就是人民的利益，即人民的生命財產及其它的種種自由權利，這些自由是以秩序爲條件的。有秩序就不受侵犯。沒有秩序便受侵犯了。自由與秩序不可分離。

因此，政府有執行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的必要。但對於少數共黨民盟學生是有限制了。他們不能以請願之名行聚眾脅迫之實，以罷課遊行之名行擾亂公安之實，這就是說，他們不能動了。然而他們却公然違反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照樣請願遊行。並且不服從治安機關的制止，敢於向警憲組成的警衛綫衝去，同時又毆打警憲，這不是暴動嗎？那就怪不得警憲要予毆打者毆打，並且實行逮捕了。這種目無法令的暴動行爲，是任何民主國家所不容許的。它必然要採取斷然處置，依法辦理。政府的立場就是法律，只有嚴厲取締暴動性的學潮之一途。但是不懂得這種道理的少數共黨民盟學生，還要煽動其他學生向政府提出要求，如無條件釋放被捕學生，賠償醫藥及養傷費，懲辦兇手，保障人權，要求請願遊行的自由，反對一切暴行。少數共黨民盟學生之刁頑，一至於此！

任何民主國家，對於違法犯罪的學生暴徒，是與一般暴徒同樣看待的，必須依法治罪，決不能無條件釋放。人民在法律之前平等，沒有特別寬赦學生的必要。警憲人員爲執行國家法令而制止暴徒的非法行爲，如果毆傷了暴徒，不是兇手，決無嚴懲的理由。亦無賠償醫藥費及養傷費之說。反之，毆打警憲人員的暴徒，倒是兇手，有依法嚴懲的必要。這是我們要明白的一點。

談到人權和自由，必須知道那是只有行動和合法的公民纔能享受的。少數共黨民盟學生既變成了暴徒，以請願遊行掩飾暴動，把請願遊行變爲暴動，當然不能享受自由，同些不能享受人權。行動不和平合法而要求自由，就是要求暴動自由和犯法的自由；所謂保障人權，就是縱容暴徒和罪人，聽其逍遙法外。這是不對的。

必須知道，自由和人權是全體人民的。請願遊行者實爲最少數，如果他們底請願是聚眾脅迫，遊

行是擾亂公安，就沒有維持社會秩序臨時的辦法，政府亦必須與以禁止或制止或解散。因為聚眾脅迫和擾亂公安即然侵犯了人們底自由。民主國家底格言是『個人底自由以不侵犯他人底自由為界限』。這個界限就是法律，所以侵犯他人自由即為犯法。犯法是犯罪，當然要逮捕。這就沒有身體自由了。從此可見自由在法律之中而不在法律之外，人權亦不能離開法律而言。任何民主國家，違犯法律人的叫做罪人或犯人，是不能得着自由底享受和人權底保障的。

我們知道，政府以法律為立場，只知有法律，不知有其它。所以它是以法為治的。以法為治叫做法治。這是民主底實際。民主原為一種思想，要變成制度，就須通過法律。所以法治是民主底實行。政府底立場既是法律，當然就要執行法律，希望人民遵守。如果有不遵守者，它就要強制執行。所以任何人犯了法，與都要依法辦理。人民在法律之前平等。

但是平日說政府不民主和不行法治的人，如某些教授，竟在政府依法處理暴動性的學潮而逮捕了少數犯法學生以後，却說出他們希望政府愛護青年的話。這就是說他們又不希望政府實行法治，而希望政府講感情了。彷彿少數學生就犯了法，亦不應制裁，不應逮捕，他們只看見學生受傷，沒有看見警憲受傷。好像警憲執行國家法令而被毆打是活該，學生不服從警憲干涉而毆打警憲就很對了。他們見學生被毆打遂對政府表示遺憾，學生毆打警憲便不對學生表示遺憾。這是合於法治的見解嗎？又是公平的態度嗎？

這幾年來講民主自由人權有些人底腦子鬧昏了，以為民主自由人權可以不要法律，不守法律似的。於是造成一種風氣，好像只要是人民就是對的，只要是政府就是不對的。其實，民主之所謂人民，

有一個假定，即入民是有理性，講道理，守法律，愛秩序，行動和平合法的。必合此假定方能管理國家政治，享有自由和人權。否則爲亂民，爲暴徒，爲罪人，根本不能享有自由和人權的。政府也有一個假定，即以法律爲立場，守法行法，不稍寬假，辦到以法爲治。現在有些人不問學潮是否帶有暴動性，政府處置學潮是否以法律爲立場，而總是責備政府。這固然是不公平，不講法治，不以民主爲態度了。須知民主自由人權是並未帶有反政府性質的。

愛護青年，這是政府從來的態度。試問艱苦抗戰中設置公費，在經濟困難中增加副食費，不是政府愛護青年的鐵證嗎？政府愛護青年，青年也應體諒政府，爲國家財政和人民負坦設想，總不能以聚衆脅迫式的請願和擾亂公安式的遊行來強迫政府。請願和遊行既然越軌，依照君子愛人以德之義，自應執法以繩，給與實際的教訓。而受高等教育的人，年在二十歲以上，對於聚衆要挾和擾亂公安應負法律責任。如果青年犯法就不辦，非惟於法不合，而且是以姑息之道愛護青年，是不對的。

因此，我底結論是政府站在法律立場上處置暴動性的學潮，很有理由。但最好是採取預防措施，以阻止學潮之發生。而青年學生如果要獲得自由和人權，必須遵守法律。請願和遊行應在和平合法狀態中去。暴動是違反民主原則及其精神的行爲，應該避免。（五月二十八日南京和平日報）

（41）論公費運動與曙光運動

如松

政府在抗戰中爲使戰區學生能夠繼續讀書，給與公費待遇，這原是暫時的救濟措施，應隨抗戰底停止而停止。乃以共產黨區域之存在，一方面有得不着家庭接濟的學生，一方面有繼續逃難的學生，遂將公費維持至今。政府之愛護青年，於此可見。

無如經濟困難，物價高漲，公費生要求增加副食費，以改進營養，這是可以的。但副食費原照公務員生活費基本數比例支給，現在公務員生活費已有增加，副食費自然隨着增加。原爲二萬四千元，現已爲四萬八千元。再加上原有食米二斗三升，共約合十萬元。這雖不能說好，但比之一般士兵和工農民衆總勝一籌。而比之一般公務員大致相同。但少數共產黨學生要求把副食費由二萬四千元增至十萬元，企圖喫十五萬元一月的伙食。這顯然是要求過得比公務員還好的生活。同時他們要求擴充公費名額，對於專科以上的生活一概由政府給與公費。這可以說是一個公費運動。爲了達到副食費增加至十萬元計，你們遂發起喫光運動，要在八天之內把二萬四千元喫光。

現在，這個公費運動與喫光運動是學潮普遍泛濫的原因。我想來研究一下，究竟公費運動與吃光運動對不對。這是我們應該弄清楚的問題。

先說公費運動。我們知道，公費之設立本爲救濟戰區學生，但是實際上有非戰區學生而享受者。勝利以後，除開共產黨割據的地域外，戰區根本沒有了。這時的公費即應取消。不取消因仍至今，顯然形成一種特權。一部份學生享受公費，其他則未享受，這是不平等。不平等就不民主。少數共產黨學生高叫民主，應該要求政府取消公費待遇纔是。

現在他們不要求取消而要求擴充，使專科以上的學生一概公費待遇。這好像平等了。但中學以下的學生，却不給與公費待遇。而大多數人民根本未受過識字教育。還有大多數兒童根本未受過國民教育。國家對於人民要平等，而他們之所以失學由於沒有錢。那末國家對於他們會有過公費辦法嗎？沒有。專科以上學生底公費運動注意到他們嗎？沒有。這樣，受高等教育的人就獨享公費待遇了。其不

平等，因而不民主，甚爲顯然。所以公費運動是一種特權運動。

民主同盟份子費孝通到英國去看見議會取消了納爾遜底恩俸，寫出「英雄與特權」一文，以爲英雄不應享有特權，其實納爾遜對於英國的貢獻倒是異常之大，確爲使英國免於危亡的民族英雄。既然英雄不應享有特權，專科以上學生爲甚麼就應享有特權？所以公費運動不合理，它是一種反民主的運動。

現在我們來說吃光運動了。吃光運動就是光吃運動，好吃運動，專門護吃，並且要吃得好，吃得比公務員還好。這實在不是一件好事情。孔夫子說：「君子固窮」對「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又說：「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因此他自己「飯蔬飲水，曲肱而枕」。又常常「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或者「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他對於顏淵的簞瓢陋巷和子路底衣敝緇袍，加以稱許。那本吃光運動不是可恥的運動嗎？

少數共產學生或許要說孔夫子的話是封建思想，今天是講求營養講求衛生的時代吧。其實，孔夫子那些話是說讀書人志在讀書，因而不注意吃飯，更不計較好歹，這有什麼封建的意味呢？營養和衛生有一定的標準，並不是非吃得比公務員還好不可，而且還應注意到國家的經濟情況和人民的生活水準。工農軍醫及公務人員的飲食是怎樣呢？都不好。那末專科以上學生爲甚麼要特別吃得好？所以吃光運動是要求特殊待遇的好吃運動，也就是一種特權運動。我們不想過平民生活。其違反平等原則，因而違反民主原則，不又十分顯然嗎？

由此可見飢餓之爲無稽了。少數共產黨學生說他們的遊行是「反飢餓」，欺騙誰呢？吃光運動證

明他們有吃的。當然不飢餓，爲了這個遊行，花費多少錢。傳單、標語、油墨、腳踏車、下車、汽車、招待同學等等，每一學校學生至少要用幾百萬元。有這樣多的錢拿來花，還能說饑餓嗎？遊行的人，紅光滿面，衣服整齊，有些頭髮樣式都很考究，又怎能說饑餓呢？所以社會人士對於這次學潮不與同情，是很有道理的。

也許有人要說專科以上的學生是人才，應該比一般人吃得好點吧。國家沒有那樣做，所以他們來要求。而從人才上看眼，公費也是應該的。專科以上學生爲國家的人才。我們要培養人才，有優待他們的必要。這樣，吃光運動和公費運動就有道理了。國家應該答應他們的要求。

照這個道理說來，人才主義就戰勝民主主義了。只要說是人才，便應拿人民底血汗來供他們讀書，並使他們吃好的。那末人才就是特殊階級，可以享受特殊權利了。這是違反民主原則的。國家對於人民要平等，不能有所厚薄。它不答應擴充公費名額，不讓他們吃得好，非常合於民主原則，少數共產黨學生開口民主，閉口民主，而自己却要求特殊權利，其所謂民主就頗令人懷疑了。民主嗎？民主呢？他們想站在人民之上來主宰啊！

人才？我們以爲國家之辦高等教育，不是培養人才，而是提高國民程度。因爲國家承認教育機會均等，一切學校，人人可進去讀書，並無只有人才方可入專科以上學校之意，亦無一入專科以上學校即爲人才之意，所以生產發達的國家，大學畢業生多得很，高等教育也變成了國民教育。我們底理想是人人皆大學畢業。這纔是民主主義的教育。把高等教育看成人才教育的人，即然沒有站在民主的立場，甚爲錯誤。

人才不是學校培養出來的。學校只能給人以基本知識。專科以上學校亦不過給人以各科底基本知識而已。學術人才有待於畢業後的研究。政治人才、經濟人才、教育人才、軍事人才均有待於畢業後的努力。總之，人才從工作中來，爲社會所造。通常說：「時勢造英雄」。很對，從來沒有人說過「學校造英雄」底語。過去的人才不是也只能說出身於某校，或曾在某校讀過書，如此而已。

所以從民主原則上說，從實際情形說，我們要放棄人才教育的觀念。這是反民主的思想，同時也不切合實際的。

至於專科以上的少數共產黨學生自居於人才來向國家要求特殊待遇，希望公費，希望吃得好，不覺使人感憤萬端。人才以國家民族爲重，不應注意一己底溫飽。他總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所以古來有一心「精忠報國」者，有「不事家人生產」者，有「匈奴未滅何以家爲」者。事實上，也要有這種志向，這種氣魄，這種德性纔能成爲人才。所以志在溫飽者絕非人才，也不能成爲人才。那末我們怎能相信發起吃光運動和公費運動的人是將來的人才呢？

專科以上學生皆知識份子，懂得古今中外，天下國家，眼光應該遠大，不能太現實了，尤須有理想。他們與工人農民不同。這些人因爲貧窮，根本未讀書，其勞動貢獻於社會者又至大，而所得報酬則甚少，當然要求增加工資和改善良待遇。我們應考分與以同情，專科以上學生，大多出身殷實人家，有若干還出身富裕人家，少數共產黨學生他們來向國家要求公費，要求特殊待遇，使他們吃好點，我們絕不能同情，而共產黨學生發起的公費運動和吃光運動雖然表面是向國家要求，實際就是加重人民負擔，還要工人農民出一份呢！這是何等不公平而殘忍的事！

尤其發起公費運動和吃光運動的中央大學，那些學生在三月莫斯科外長會議中有人主張干涉中國內政時，各地學生均罷課遊行，表示反對，他們則置之不理。其缺乏國家民族觀念，甚為明白。但對於公費和吃光則非常起勁，居然罷課遊行，並且發動全國青年一致起來鬧。這是對的嗎？

當然，這不能由中央大學全體學生負責，而應由自治會負責，學生自治會為共產黨份子和民盟份子所控制。民盟是共產黨尾巴，一切都跟着共產黨走，共產黨不愛國，所以學生自治會對於干涉中國內政的主張不願意罷課遊行，大多數學生遂陷於羣龍無首的狀態，動不起來，而發起公費運動和吃光運動即是共產黨政策，共產黨利用自私自利觀念，使學生要求公費，要求增加副食費，可以吃得有點，有掀起學潮的可能。由此就可利用學生來作政治運動和黨派的鬥爭了。事實確是如此。

所以公費運動和吃光運動是少數共產黨學生發起的。確切地說，是少數共產黨學生和民盟學生發起的。各地各校之響應，大多是各地各校底少數共產黨學生和民盟學生。這一部份學生底人數確是很少。譬如南京五月二十的遊行，中大學生四千幾百人，參加者僅一千零幾十人；金大學生一千多人，參加者纔一百多人。武漢五月二十二日的遊行，武大學生一千八百餘人，參加者只二百餘人。各地還有很多專科以上學校根本沒有一個學生參加的。

從此可知各地各校底大多數學生，對於公費運動和吃光運動都很冷淡。他們不僅明白這是共產黨和民盟底陰謀，並且明白其錯誤，所以不去參加而他們中之積極份子，則表示反對。他們要求復課，不願意以學業作共產黨底犧牲品。於是復課護校底呼聲，愛國鋤奸底組織，遂開始發生起來。共產黨和民盟學生就以暴力相威脅，而毆打他們，亦不能阻止。這是對的。大多數學生應該仗義直言，起

來糾正少數共產黨和民盟學生底錯誤。必如此纔能保持學生底純潔，不致爲共產黨和民盟所利用。而學生底名譽也纔不致爲少數共產黨學生和民盟學生所污損。（五月二十七日南京和平日報）

（15）中大罷課前後

由於本月初京滬物價的上漲，我們二萬四千元的副食費維持每日三餐，的確有些困難，伙食團因恐同學責難，乃於本月十日，召開席長會議，以冀設法解決困難，初不料在席長會議上竟有人提出這樣的提案：從明天起罷課。每日菜錢按二月二十八日標準支付，二萬四千元用完時就去請願。（註：二月二十八日校中伙食最佳，因二月僅二十八天，月底剩餘大打牙祭）學校裏有些人似乎對「罷課」，「請願」特別有興趣，召開席長會議的佈告貼出不久，「罷課」，「請願」之議就有了相當的發展，等到晚上席長會議提出時，當然也就順利通過了。伙食太壞，請求增加公費，難道還有人反對嗎？席長會議是十一日晚十一時許散會的，新聞畢竟神速，當南京的新聞記者還沒有嗅到一點氣息，第二天上海的文匯報就有了「吃光運動」的標題了。「吃光運動」這個頂新的名詞，就這樣被流傳下來，可是，它並不是誕生於南京的中大，而是最先出現於上海。

有人製造飢餓

從十一日開始，學校罷課了，伙食也吃好了。飯廳牆壁上也時有告白貼出，責問伙食團「爲什麼不按照二月二十八日的標準開菜」「受了誰人的脅迫？」……雖然伙食團一面說明十一日是禮拜天，中國銀行提不出款，可是牆壁上鮮紅的佈告：「饑餓……」「反對……」却愈來愈多了。

學校罷了課，「吃光運動」一時頗爲緊張，然而，大多數的同學却似乎并不感興趣，宿舍裏像禮

拜天一樣的平靜，圖書館內座無虛席，較通常更爲擁擠。

到了十四日，二萬四千元，終於「吃光」了，當天的系科代表大會，就有人提議：「明天早餐不開菜，上午全體到教育部、行政院、國民政府請願，要求增加公費至十萬元，不達目的，誓不休止。」雖然系科代表中有許多不贊成這種辦法，可是，這些被同學目爲「反動份子」的意見，經不起旁聽席上「噓」「打」之聲，他們也就只好引咎在心了！

十五日的早餐，因爲系科代表大會決議不開菜，同學們就只得望着光桌面啣了一點稀飯。有些人對於這種專門「製造」出來的飢餓，不能不有些憤懣，可看到某些人的氣勢汹汹的熱烈激動，也就不言不語，靜候他們的「吃光運動」——與破釜沉舟「政策」的效果。還有一部份人却以一種好奇的心，換了衣服，擦亮皮鞋，跟着大隊到教育部去「參觀」。直等到有人在教育部搗毀玻璃窗，石擲外國記者時，這些人才想到「請願那裏是這麼一回事！」轉身跑回宿舍，悄悄對人說：「真倒楣，又給人『利用』了一下。」

有人扮演丑角

本來，系科代表大會決議：請願不貼標語，不喊口號。可是中途忽然出現了油印的歌詞，教育部，行政院的牆壁上也貼滿了口號，甚至還有人扮演下流的丑角，極盡謾罵侮辱之能事。看看這些事情的發生，離隊的人更多了，中山北路上有人悲痛地說：「那裏像大學生！真喪盡我們大學生的德了！」到了下午五點鐘，領導的人看看人心離散，情況不佳，乃向同學宣佈：今天我們回去，回去聯絡各校再來，今天是我們行動的開始，我們不達目的，誓不休止。就這樣轉舵班師，帶着稀落的一行人馬

返校，另圖重振旗鼓，捲土重來。

因爲人心渙散，所以十五日晚系科代表緊急會議的決議是「休止罷課」可是，這對於素有「大志」，自命前進的「民主人士」却並未失望，經過一次的醞釀，系科代表常設委員會公告說：有八百餘人提名要求召開系科代表臨時會議，果然，當天晚上在丁家橋開系科代表大會，不但通過了繼續罷課請願，並有反對內戰聯合各校罷課遊行的動議，這個議案連到第二天也就通過了，同時決定了遊行的時間，五月二十日。

謠言攻勢展開

從十六日起，副食費因已明令增加，伙食團乃照四萬八千元支付菜錢，雖不說大魚大肉我們的伙食，比起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國同胞是要好得多了，然而，謠言又不知道從那裏發了出來，說伙食團，受了學校暗地津貼，四萬八一定沒有這樣好的菜，自治會要監視伙食團。結果，真的有人去查明了伙食團的賬目，這個謠言攻勢才算平息，但是，這對於同學的心理是有影響的；既然四萬八可以吃這樣好的菜，那何必一定堅堅持十萬元呢，難到就這樣不通人性？

罷課，請願，遊行，示威，在我們學學裏的某些人心裏，好像就是一種職業，他們惟恐這剛激起的熱潮，又要冷淡下去，於是，自治會印行了「公報」，飯廳門前裝置了日耗數十萬元的「麥克風」，他們說這是在「宣傳」，大學生的確足智多謀，他們發現「民意」也需要「宣傳」來「製造」。麥克風播着令人「興奮」的新聞：「教授會復函，對我們罷課請願，甚表同情。」油印的「公報」一張的張貼出來標着興奮的標題，「共同形動開始」、「再吃光！」「上海學生大勝利」、「……」自治會的佈

告，一連串的交通大學，暨南大學，上海醫學院，響應本校罷課請願函電，這些就像一針一針的嗎啡針，在貫注刺激素，同學們墮入了迷魂陣中，而少數人的言語行動，更顯得有些瘋狂了。牆上貼着大幅佈告，鮮明的大字，「抓住珍貴的五月！罷工、罷農、罷課、罷教、罷！罷！罷！」這不僅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景象，簡直使人意識到是革命爆發的前夕。

騙局終被揭穿

直到十九日下午七時，教授會召集全體同學談話，鄭教授代表教授會的公開申明，說明教授會並沒有收到自治會的公函，更未曾復函支持你們的行動。這時，有許多同學才恍然大悟，這其中竟然有這些騙局，自治會的「公報」上，對戈教授談話的報導失真，教授會也認為太不妥當，也許現在才知道，幾天來不但同學們上課受到威脅，連上課的教授也被表示的「遺憾」，所以才出了一張不得脅迫同學罷課的佈告，吳校長對全體學生訓話，聲淚俱下地發出良心的呼喊：「學校不是政治鬥爭的場所，如果爲了黨的利益而犧牲中央大學的利益，那就是中央大學的罪人！」可是，這些沉痛的良心話，只能啓示同學們的良心，而不能阻止這既定的計劃，「五二〇慘案三五二〇紀念日」昨天就有人說出來了，吳校長的苦口婆心，還能阻止這瘋狂「吃光運動」？

十九日下午，中央醫院接得了中央大學學生自治會的名片，請院方明天留二十個病床，并請優待治療同學。於是，有人知道，不幸的事件，一定要發生了。

一切按照計劃進行，「五二〇」事件，終於「製造成功」了。嘍囉們搖着這個大幌子，儘量大吹大擂一番，主子在背後笑了，然而，這一件却給人們一種威的感，陰謀家的手段也未免太殘忍了。想起來那些病床上的同學，又怎能不一掬同情之淚。（五月二十九日南京中央日報）

